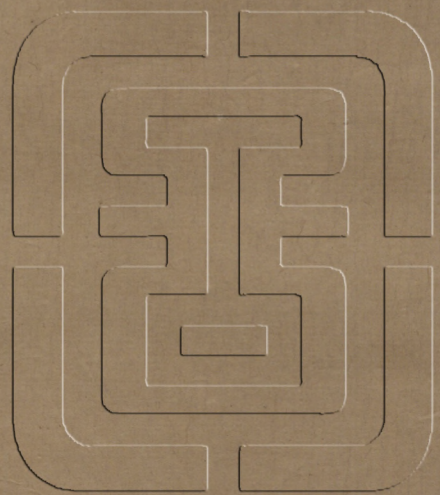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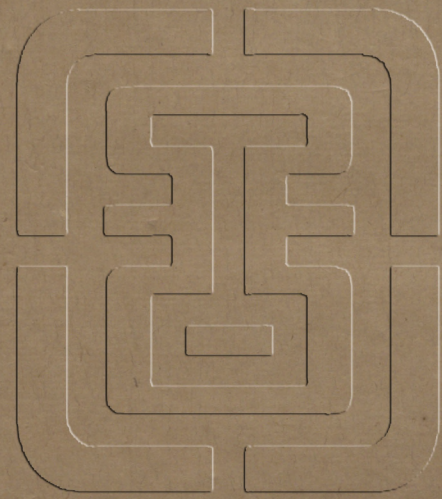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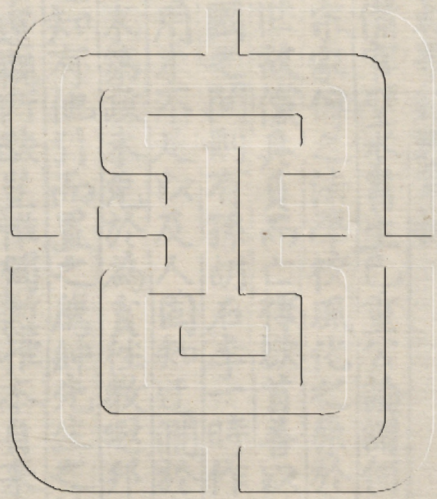
止齋先生文集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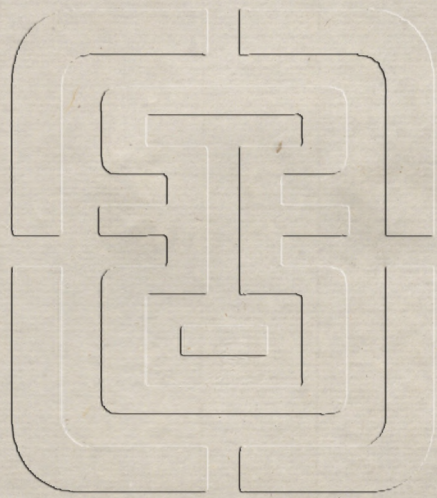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啓

除大學錄謝筆執

拜命衡門備官壁水書生已重公論謂何矧如庸虛有此踰越竊以祖宗家傳之法學校風化之原於其訓迪之臣工可以考論其世故儻具貞而亡擇欲首善以何繇永惟韓范歐富諸公當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一時作人之盛如某者學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迂闊於事情豈敢覬覦於宦達營求末第政未免於為貪往教遐邦祗自虞於見短徒便於此違知有他引而置之薦紳先生之林從而付之規矩學者之事還觀所缺豈惟獨慙惟本自來或者上累但揆之進退小己以無稱報為憂然較之重輕公朝有收踈賤之美徒抱私誼重逞遠模某官直道事君清議在上察見頽俗杜

絕倖門每於斯道窮家希潤之中爵有前輩扶持興起之念
與其妙選以得孰若兼收而示公意有所存人不暇計爰
俾允質亦叨誤恩敢不體悉深知循其素履門墻愛博願悉
畧其奔走伺候之文農馬庶少盡於洒掃應對之際

答釋褐黃上舍

伏審課最于學爵命自天推高旁觀嗟異旦取士必多
其節日而後進而授官亦歲月以為勞雖衰然舉首之
艱猶越在外服之久未有從於覆禮又為之持加即
賜恩綸遽分師席某官以之彥收中雋之功因難見奇
九舍矢以如破制勝有造金而不昏某究觀當今科第
隄防之詳寵光度越之盛尚勉終於遠業用增重於
諸生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道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將相於今幾人偃四海之經綸需
一方之膏澤善類太息下僚敢私某官剛大而沉潛高明而
慈惠貴極三台之上猶如書生謙無一日之長隱若敵國事
有關於消長身不顧於是非猝遇人情之未嘗徐圖天意之
自定勲業藏於不覩議論付之將來昔王文正之終相天禧
爰拜冠丁之章韓忠獻之獨留康定式遊范富之歸蓋嘗夷
考舊聞仰止先哲悵此意之莫嗣徵我公而安歸是宜再調
化元一定國是肅羣之雨風朝宗百川作中流
之砥柱某適與走趨之在之詳與其從元戎十乘
之游輝光自近執令在之數穿壤攸同暄冷未齊
霖潦將作伏乞俯從民

太和

與福建崇運副

風憲一臺

歸于正豈

復興驅馳載惟幸會之深莫

俞忻愉之至委官刑於太 老成莫刑挺松栢而後凋抱圭
璋而不琢承宣准右 之言入觀明 嘗建父長之

策所以不 推愛愛命

嘗中於機會薄物細

故不登於簡書譽言其

之可莫若國家之重然居糾繆繩

愆之任則無服詭鬼惡之諷方平之遺發大臣 景仁深陳

尤論其不公於大雅之寂

其非是邢惡之違窮往事

俗難異言某既嚙昔之依仁矧

寥俾善類之安輯意已

繼今而受令願言終教吾之全歸

與福建陸提舉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後生之敬豈

云屬吏之儀某官志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近於大雅

議論授平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數東州之輩行餘輝映
物有晉七賢之遺風數語名家非唐諸子之末皮是宜火元

為生民之作薦園丘清廟之休而乃袖手旁觀用心更苦退
老鑑湖之曲與世相忘行歌蜀道之難令人太息萬里來歸
之晚羣公迎勞之勤胡然湖山忽已歲月雖所臨之幸甚將
有識之云何某志在從遊乃今受察十年始見嘗有感於斯
文一紙自通輒遂忘於不肖

與福建錢運判

為貧擇祿幸察於寬朝同正置員獲依於德寓忘其恐懼繼
以歡愉某官老成典刑儒術潤色自昔連華世有令名於今
薦紳孰為先進存揚華貫甫直禁林方濶步寵光之時乃遠
懷流俗之外自攬湖湘之轡復還閩越之轅清風彌高善類
大息然而得伏澆訛之習布宣寬大之條若有隱憂不事表
裸雖周王人持序諸侯之上居之甚謙有漢刺史不察黃綬
之風欺者豈忍春此意之常在當古人之與某昔嘗侍瞻

今在按撫顏言終惠式俾依歸

與西外知宗

誦玉牒之名 講聞甚久間會幸之 欽慕惟深晚得所圖
逝將既見某言出於帝系及見老成人物典刑可想承平之
舊才猷蘊籍固宜宦達之難一嘗得之士友之間而與聞於
議論之末薄物細故皆有定 曠間居他無惰色宜為宗盟
之率以顯邦家之光永惟維城之所以強周下逮磐石之所
以安漢上實念此今以屬公某 知書意粗好問學每於前
輩願在下風矧惟謀食之家 眷依仁之便以累年瞻望之
弗及受教可期 平日見聞之未嘗悉心以聽

合桂楊趙守

交贊聞山幸徹名之惟舊聞津湘水將觀政之有期辱賤翰
之先施紈風猷而增感某官宗盟領袖朝路羽儀典刑蓋得

之前聞事業未量其遠到溫恭爾雅在二南公子之間樂易
宜民貞兩漢循吏之選永惟昭代克壯維城大連十州小爽
一障以固磐石之勢以綿瓜瓞之祥眷言賢勞越在邊瑣有
書生而繼此將輿論之謂何如某者筮仕匪多才賦甚拙
徒以諸公久憐其家食遂令一介嘗試於邦條欲其蒙成可
不終惠方剖竹合符之始采切凌兢惟甘棠所爰之餘尚堪
憑藉

與湖南潘安撫時

燕及度邦實恃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舊德之尊迺以諸
生來為屬邑心獨自喜口不能宣某官以大雅之英得中庸
之學跋彼羣老棲其百年自昔聲名非故國喬木之謂於今
輩行在中流砥柱之間水惟衡嶽以南荊州之鎮荒地弗治
欲稍如閩浙之區足兵何先正息此湖廣之賦孰為二者之

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於以煩公蓋將託國有如樸散亦預
驅馳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下之不能及期會簿書之
事爰從初 良有後憂 未知安仰 緣幸會忽過所
圖逝將聽養效以自寬抑 分守而不敢 憐拙學之由
求從政之長庶俾愚蹤 譏之致

吞揚知錄

地方千里豈無問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遽蒙朋
翰良慰面牆某官以湖海之豪擅 之譽繇淵源之實學
出文字之緒餘閱過千紙不作積薪之嘆功收百戰益知游
刃之才蓋有志於淑人亦何心於試吏水惟舊郡粵自熙朝
興計借者間歲有之能宦達者於今罕甚文物不競國風所
關不資先進之賢曷振清流之望 其弟友迪以多聞固假
守之急先亦 居之嘉賓 可式庶幾多千木之風獄市

所容矣上問至公之道

荅鄭教授

不圖行李遽辱華牋以高誼之相先知衰悵之不敏喜於既
見誠無異於菁莪之詩愧在後來恐未免有積薪之嘆某官
汲古之學濟時之才藹然桑梓之評籍甚縉紳之譽循次而
進宜在衮衮臺省之間有懷不伸尚為青青衿佩之伍雖名
教之可樂而師言之不然顧此面牆曷堪乘障聞風而悅迺
於此以定交寡過未能宜如何而加教徒藻飾之已過曾切
磋之不聞儻未瘳官尚可及橫經之日庶其問政幸毋如傾
蓋之初

荅桂楊王教授益祥

內交適止曷勝借助之私辱贈勤斯迺見相先之誼未知所
報已足自寬某官學造淵源文有根柢以其邁往不群之氣

見於嘗試已効之間露學校之一班輒先課最對闕庭者千數獨以昌言即初筮之已然何究觀之不可顧如假守於此依賢乘障實難面墻是懼事多踰度孰如既見之詳學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舉智以迪微明載窺正始之音殊識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託良繫民心尚資經術之餘以飾吏事

荅桂陽吳瞻軍書

思先生而不見雅有典刑以平昔之所聞今為僚友方將分半席之共事貽朋緘之過嫌雖以自寬未知所報某官汲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漸接嶽麓再傳之緒指顧而定成桂林三捷之功雖文章不露而世已驚然禮義無愆而人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肯為覽庫之官悵此風之缺然得吾黨而幸甚矧惟乘障憂在面墻撥煩攸難寡過則未事皆踰度孰如既見之詳理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惟求助奚止納

交以先辱之勤斯知端婦之邇止可與共學儻惟嘗事涖泗之間不卑小官則豈但為趙魏之老行以為請言不能宣

桂陽謝執

起家為守曾何勞能便道之官扶以貧病雖君恩之玉帛皆廟議之獨憐竊以自昔大臣加惠多士凡待以晚成之器則養於煩使之特功如曹參才若賈誼開清淨之道必去齊而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澆湘則弗克矧惟此意施及中人自匪偷安寧不感慨某官以母我之學成代天之功一紀于茲曾莫窺其溫喜百工所職初不失於重輕乃如踈愚尤所幸蓄雖嘗試之不効而作成之有加某敢不佩服深仁圖惟薄効儻報三年之故遂及終更苟有一日之長敢忘大造

與湖南張運判續

三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日有先聲凡同衡嶽之盟悉

仰皇華之庇迺如獨喜則倍群瞻某官當代典刑本朝經行
卓爾達尊之德藹然爾雅之文方獨步於英躔已遍儀於清
貫富貴利達不知兩蜀之幾何議論風流當自三蘇而至此
是宜次元鳥生民之頌薦園丘清朝之休胡然江湖久矣歲
月還馳九折流俗以衣錦而為榮閱過千帆善類於積薪而
加嘆萬里來歸之迹諸公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况裏言
之有味推之在昔多收歲晏之功意者由今竟為海內之福
其以空疎之學當凋敝之餘每事面牆所憂末路孰謂寅緣
之幸迄應慕用之私自其初筮以微名亦既終更之知免然
而願言受業曾未及門與學省之青衿摩挲石刻及天涯之
白髮奔走學 永惟修敬之 併誦屬心之久儻辱以書生
之故不宜 若責其 則有餘罪

與衡州劉守

進謁賓墀圖納交而弗果分符郡寄欣問政之有隣爰修使
聘之儀以篤邦聯之敬某官絕人德業康世才猷有聞無聲
擅圭璋顯印之望何鄉不可見淵泉溥博之功謂宜上廟朝
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宦湖海第和平之化方當綜核尤重
外庸蓋國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焉注意况江亭遺詠邦君
寔王佐之才且柳岸瞻言刺史有巖廊之具永惟自昔是用
煩公將暮年報政之時奉尺一賜環之詔若某者空疎末學
齷齪散材乘障何堪面牆是懼譬諸弱植固欣依松栢之高
正使澡身猶慙廁珠玉之側佇誨言之惟服儻官謬之可逃
同寅協恭匪一人之私義比小事大尚往昔之通規

與柳州丁守逢

一星于茲久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迺同與國之盟即
其講德之詳重以納交之早心獨自喜書不能宣某官學本

六經才兼數器每懷往事欲收南渡之功名若論後來不數
東州之輩行越在外服竟無裏言宜勞蓋自於青衫養望殆
幾於白髮陞華延閣蓋歸西省之班服美長淮迺掌北門之
管胡然自詭復此避征避名湖嶺之間用意帝朝之外令人
高仰舉世誰如若某者疋吝之餘空疎如故宵采乘障憂在
面墻不圖雅故之交而托撫封之近屈公於此將物論之云
何知我者誰亦已分之幸甚何絲隙地之遇薄叙小邦之懷
膝間於齊楚之間盛衰則異江別為滄浪之水源安彼同撤
名之初歸德彌切

謝潘安撫列薦

舉最有三周功第一雖未嘗於推擇終自切於依歸伏以叢
爾桂陽已非古郡析柳置縣與廣為鄰周職方之所未聞漢
刺史之所不察蓋厥壤處諸華之裔而其君視大國之孤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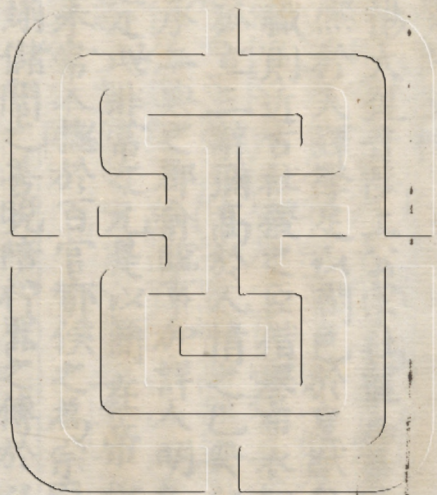
因壁記以泛觀自升軍額而枚數中興至此凡六十載之間
善狀為誰纔一二人而已間或枚効於毫髮嘗掛名於齒
牙未有當路為之同辭刻章至於專達越在它邦之上突如
今日之榮豈無賢勞堪此寵異昔方岳致績於僉言以見公
春秋予人至特書以為貴儻允流而與此將公論之云何如
某者才不逮中學非適用早嘗困於鈔牋晚但謀於稻粱豈
謂誤恩遽叨假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輒東
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罪是求矧惟郡計之空重以歲功之
薄欲罔民而何敢懷言工以無絲惟有再三以乞憐庶幾萬
一於免戾居常自謂殆非巧宦之宜為已乃不然竟以拙誠
而見錄某官當今先進薄海達尊覆護諸生不遺餘力扶持
斯道如有隱憂每於衆好惡之言獨有公是非之意始以致
曲將如萬折之必東迨其既乎則併一談而弗破遂令庸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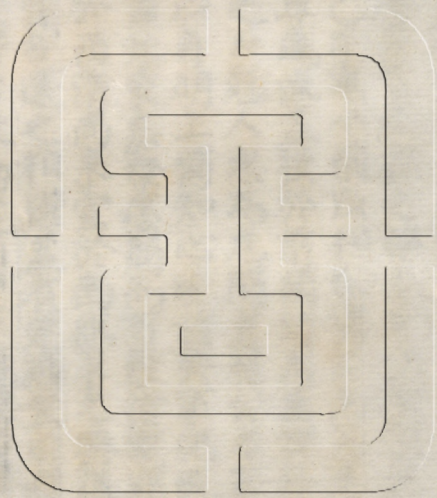
亦被甄明某敢不更體深知益堅晚操處非其據幸而轉敗
以為功歸繫其身當務以退而為進

與湖南沈安撫樞

大邦維屏眷言衡嶽之雄尤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所
暨群聽已孚連十國以相歡獨二天而尤幸某官居今大雅
當代達尊風流蓋接於前聞績用莫詳於已試世方倚重儼
然綺里之衣冠人忽為虎閱盡程公之賓客雖三已而何愠
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共事况民庸之愈偉曾物望
之誰如肅寐東嘉樂靈閣而可數指麾鄂省寂井竈以無譁
爰進陟於西清尚來宣於南服求之輿誦謂歸衣之吳逢撥
以比年宜召還之相繼蓋有定論豈曰遐征某甚矣面墻於
焉乘障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或求拘儒之見
徒勤無補將敗是求豈期末路之難迺有萬間之庇顧惟列

郡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諸生晉近魯侯之色笑其為欣林
實倍等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啓

賀周左相

伏審對揚大號普涉上公宗社寵嘉華夷震疊共惟某官才
足以緝熙於天經學足以潤色於皇猷自東國鈞獨行儒術
許身衣職則近古社稷之臣惜譽布衣如久要平生之友至
於一意孤立三辭彌高於人情之已安以世道而自任遭時
其盛親承二典之都俞臨事加詳大明九變之憂惠以其難
進之節定此非常之元是以簡在帝心託之聖子甘盤之
為舊學未常入摠於百官擢侯之為宗臣蓋亦借煩於四皓
孰與早翊儲闈之善晚陪神器之傳於以嗣萬世無疆之休
於以起先王未有之禮翊諸昌運度越前聞水惟載籍以未
鮮出動勞之石如其者不足比數最蒙保持每綸告之四

馳喜福等夷而百倍况每蒙樹藉有周南留之詞而迄值
亨嘉在汜水朝宗之數轉因賀牘併叙感悚傾之私數宣
周既

賀留右相

恭審渙揚大號晉陟中台以溥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賴共
惟某官蔚於雅望度越前修明允而寬慈精微而廣大德兼
衆美在伊尹惠夷之間學貫群儒無程氏蘇氏之辨若論行
藏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厭直於甘泉亦既見思於
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裏言獨上簡於帝心迄共圖於邦
采永惟論相粵若淳樸弄印十年曾缺員之弗補致身二府
必詳試而為真率以序遷誰其特起召從帥聞謂見大夫之
無人擢貳樞庭出諸君子之不意許謨屬耳續用藹然遂繇
同列以先登竟與舊勞而並命昔有因夢卜而見用世曰宜

哉公不以日月而為勞事造類此矧屬壽皇之高蹈欲傳
神器於初潛斷自淵衷托之聖子可謂千載明良之會兩朝
社稷之臣廊廟為之光輝華夷為之震疊其嘗瞻英衮及聽
明綸累洽重熙何幸值九官之盛至愚極陋庶將安一介之私

賀王叅政

召從外間入告嘉猷擢實上宗晉恭大政共惟某官受天間
氣為世宗工與來脩門以踐禁嚴率本直道而聞海內每陪
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間及沃上聰致戒於君子小人之
際仁必有勇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宰事
蓋冊書所紀亟稱節誼之閑然世道相違鮮值明良之會永
惟前代孰與熙朝嘗於疇昔以觀人不待急難而求士慶曆
全盛則范韓四傑之為元祐清明亦劉呂諸公之故徒以行
藏之節初無夢卜之符有如下風無愧先進矧屬壽皇之

獨斷欲傳神器於初潛亦既多賢能堪大計先定朕志雖僉共於詢謀素高此人乃卒煩於調護可謂非常之寄托又將之心泰道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故但申於賀幅不敢布於私衷

賀葛同知

大號之敷元極彼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之所具瞻某官天下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歸于周不忘平生之文要至於善藏諸用自牧以謙本其視韓魏欽然之資養其過孟賁遠夫之氣利感而不動位尊而彌恭與人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有施於不報之仁蓋昔或以一長而過人而公迺兼衆善以名世足以任重穆乎師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兵本况甘盤之為舊學初無說命之三篇鬱侯之為宗臣亦藉商山之四皓未有早朝儲

關之正晚陪神器之傳寵光獨隆載籍鮮儷必有非常之報稱又將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最蒙異顧附青雲而後顯慚非十君子之倫藏尺牘以為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與湖南監司賀冬

觀臺以望日增一線之功衡岳而南天與九州之幸皇華所庇福履攸同屬衆障之有拘欲稱觴而靡及某官當今先進薄海令名以宣慈惠和之資膺咨度詢謀之寄將明主德既季育於羣萌對越天休斯朋來於丕社允在具依之列咸輸善頌之誠寧復久居鴻鴈勛勞之野定應入麒麟供奉之班

賀正

六轡驅馳閱勞使指三朝圖籍趣會王正連十國以蒙休并一談而稍慶某官達尊之德爾雅之文議論蓋本之歐蘇風流尚想於王謝道關交泰既上當君子之亨義取觀頤宜明

享聖人之養聿新歲律茂介春祺某最被深知尤慶善頌越
在外服雖頌花客次之無繇幸為諸生將擊菜師門之有日

除提舉謝宰執

旌之邊瑣界以使華已弗理於專城將何施於列郡雖極矜
憐之感曷勝慚愧之私切以叢爾桂楊介於湖嶺中興至此
九六十載之間善治為誰纒一二人而已率皆久次然後序
遷未有輒為當路之聯越在它邦之上重念某疎愚如故衰
惰有加徒緣知己之多亦忝牧民之寄惟其迂濶初無文具
之可觀或有便宜正恐官謗之不免及此殊渥曾未前聞雖
幸拙誠見錄於青明之始但虞小量自顛於盈滿之餘以寵
為驚未知所稱景官獨亮二聖整齊百工秉國之鈞目具瞻
而下逮使人以器嘗易事而無容故所甄收及於微陋某敢
不更堅晚節上體深知平易近民以將明於隆指勅勞安宅

庶補報於秋毫

與交代張提舉

不能昧任愧見旁觀何至乏人濫為嗣掌矧嘗受察以公叔
而同升竟復蒙成荷子文之必告積此私感難於具陳某官
大雅典刑故家文物造微之學至於珠塗而同歸正始之音
可以一唱而三嘆所宜路門委講詞按敷言可使書生不立
五經之異庶幾帝制尚追三代之風方當歸報而停驂姑自
揔銓而寄政某最為晚出辱在後陳周雅肄三偶值勞還之
日蕭規畫一遂為代匱之人敢論伯仲之間但有子孫之託

謝沈安撫

為十國之連治無善狀假一封之傳寵有誤恩雖庇賴之如
初而僥逾之已甚未知報所誰實使然某官多士宗工吾君
舊學如周保傳如漢老更輟從清禁之班界予中權之寄自

其分閩曾未淹時五嶺衡山藜藿不採三江彭蠡舳舻相衝
九昔謂之盜區迺今歸於德寓粵若藩宣之衆矣誰如威望
之歸然雖二老盡歸而此豈久居之地然一變已足則他皆
不置之官矧如某者竊為稻梁濫分符竹方恐嘖言之未免
豈期最課之已聞竟因借勢之私輒備聯事之數自知其審
公論 謂何與文子以同升詎敢衡陳於先進喜樂正而不寐
諒惟辱在於諸生聊布謝悰他圖幸會

交割謝沈安撫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
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年高德邵
實大聲宏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乃砥柱之
在中流正虛當宁之懷取借上游之重昔者高宗之思舊學
光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興之分國如公聞望視古等夷方兩

地之關員必九重之深意某從游最久聯事最堪以乘障之
未能而察州之豈易亡專對四方之具自視歉然惟元戎十
乘之依願安承教

交割謝張運判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
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特達之資
後彫之操績用莫詳於已試風流蓋接於前聞老成典刑非
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如砥柱之在中流方虛當宁之懷
暫借外臺之重自其弭節曾不厭時五嶺衡山野無曠土三
江彭蠡步有新船以當路之誰如宜他官之不置如某者依
仁則可聯事最堪雖聯乘以甚榮而面牆之加懼不能專對
况詢謀爰度五善之難何以克終惟直諒多聞三益之助

答柳州丁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偏施况從事獨
賢抑奈何而倒植有來謙問徒厚慚顏某官一代之英萬夫
之望蓋大雅典刑之攸屬將中興勲業以為期定交學省之
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羈阻畧同屬茲兩郡之彫然重
以比年之歉甚動有契濶相為隱憂滿紙細書九欲言之必
盡汎舟相繼靡為患之不問粵從魯衛以至今曾謂湖湘之
得此遂今不敏亦苟無虞每也伎窮念安得廣漢以兼治胡
然課最顧廼令雍齒之先封相公論之云何懷自知而甚審
謂我宣勞而弗遂因人成事而無言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
之喜至如將毋亦嘗聞子厚之風積愧之多臨書罔既

荅道州趙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揆之愚分豈無愧於積薪意者德鄰嘗
有心於推轂與來謙問益感哀悰某官大雅不群成功可紀

本其素履有嗟乎麟趾之風試以專城殆莞爾牛刀之戲期
年於此績用誰如以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下如某
者學非適用才不逮中曷堪一障之乘徒藉餘波之及遂令
不敏亦幸苟安鄙以下而無譏自知甚審鄭有功而見後公
論云何尚期未替於邦交庶幾可明於使指會言伊邇望
惟深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

宰旅不居過家蜀道師言未穆揖節湖陰夫人以引去為高
吾黨以留行為幸矧如聯事昔在從游某官經明而行修字
定而光發以中庸大學之旨究觀九派以國風雅頌之文奄
有衆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徧抽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目
上方鄉用胡自喜於懷章公固倦游然重違於追璽永惟先
正名滿天下亦越太史動合古人時則有若熙寧元祐之間

位皆不過學士諫官之選惜者舉世至於渡江歸然門戶之存籍甚弟兄之望猶未大用顧且遐征四方典獄之官於今不乏故國世臣之謂舍此安歸某空疎如初哀情已甚自別脩門之後浸亡當世之交曾謂蓋簪於焉來傳惟無補一毫之故人其謂何乃有來三益之期天實爲此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啓

荅王荅判

貴名方起誰不約交暮景已侵胡然辱贈豈左右之過聽以
往來之游談否則矧謹將以成大顧此道之不作當古人
而與求其官學足以達原言足以行遠博極百家之說斷以
中庸奄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如迫逐功名之會則從容議
論之流嘗試緒餘蔚為舉者况廼占五緯蓋荊州分野之祥
而其應三魁皆嶽麓同門之舊天無虛象事未前聞永惟興
宋以及今僅見聚奎而有此信如公等端為時生曾謂陳人
可堪華問某方恨盡簪之無所不圖衆傳之有期先之報章
行美拜况頃乃留更僕盡聞他日之行藏恐不俟駕車已繫
吾人之消長

荅長沙宋知縣謝解

譽處甚休計諸何晚聞之有識僉曰攸宜共惟國家之多賢
本於科目之取士蓋以遠大之業在於章程之不違招徠之
公甚於聲譽之兼採所忌亦多新進少年斐然之作不必能
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為羽儀增重場屋某官中庸之學
爾雅之文奕世源流一家機杼士無知已固宜連枉於有司
人亦昧天豈能厚誣於君子矧如門戶屬此弟兄蓋嘗聞乾
道千佛之經尚未繼天 三人之選借者有日意其在茲某
偶因衆傳之來遂託 之舊喜於善類上賢能再拜之書
憂在癡官無真諫多聞之友

賀范提刑

摻別吳門未知後會來宣楚甸乃與旁觀爰方拂藁之初采
甚盍簪之喜某官清朝聞望昭代典刑富貴功名雖今多士

風流蘊藉如公幾人蚤結聖明之知浸躋華要之路過家上
冢陳義固高攬轡登車湏賢為急言念江湖之阻嘗煩廊廟
之憂茲惟祥刑可以弭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鞠草於園扉則
人自不寬安得弄兵之赤子少屈以此端歸有期某嘗託下
風又聯小事平生久要誠知不遐棄之心世事多違恐有毋
疾驅之詔

荅諸郡賀冬

十國為連仁聲相逮七日來復禡履攸同乃如蒙成敢不胥
慶某官以縉紳先生之望為五等公侯之尊政與時新既於
昭於永譽天惟民視宜茂介於鴻休過觀上考之聞即對端
歸之寵某相依幸甚善頌云何敢以景於南至去極漸近之
占以為剛自外來為主於內之應

與趙安撫賀正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祿迺如胥慶矧在焉依某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二丈而受彤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柱之封方茂對於寵光用曾乘於穀旦某幸聯小事竊借餘光喧馬盍簪遙想朋來之頌燕毛序齒宜當天揖之班

與張運判賀正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卿材大夫宜居泰內迺如胥慶矧在同寅某官累朝故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萊之舊出重計書以國風雅頌之流下行吏事方曾乘於穀旦將茂對於龍光某偶托下風每資餘潤豈徒使騁致憶別之雙魚所冀工歌聽勞還之四柱

荅郴州丁守

見面未見心昔尚牽於毀譽同功而同過今迺得於戚休永

惟世道之相違大抵交情之不篤苟如失意即杯酒以相譬借曰故人曾綈袍之足戀孰有惟鄰之厚見於方事之駁况復蒙成遽先濫賞公固察此有分財自予不以我為貧之風人將謂何蓋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之類幸而論定竟以功遷是持九五知人之明與夫二三執政之力曹丘未見人皆多季布之賢徇監不言上必重相如之賦何卑謙之已過謂竊誦之云勞無故得之不勝懼甚恨其人來謝初非求安世之名好以事為功正恐獲高止之罪願言深戒庶以相安

賀劉殿院光祖

无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高明有融中立不倚學得其要在四科之間論歸於平不致九流之辨而又養以靜重護於謙和自肅朝端益隆物望往者一臺之長取諸三院之職蓋啓沃帝聰必獻納司存之久而維持國

是宜名實上下之孚豈曰序遷政惟衆允制屬清明之始方
須是正之賢嚮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孤立一意公素有
埋輪之名矣張宏綱以犇群聽行述百年之憲遂躋三事之
班某等在下風頌蒙異顧雖上體明亡之義不欲自言至若
叨器使之恩敢忘歸德

賀林察院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才棘闈之試士豈無周行以烏府之須
賢曾不踐事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薄海今名當今大雅
以運量不窮之才而養以靜重以正直無偏之操而發於謙
和雖未結於主知固已孚於物望永惟國勢莫重臺綱何近
事之不然而缺員之弗補孤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風嚮咨
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除書所播群聽無諱某早辱下交蒙
蒙異顧平生自附固深知又要之心忝道方亨宜上體明亡

之義

除運判與交代傳提舉伯壽

筮蹟周行辱為後進觀風漢部愧在前陳雖忻道舊之有期
亦懼告新之無狀靜言久要欽遵肯求某官學優古人文妙
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音奄有衆
作科名甚偉譽處誰如編紉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目爰方
鄉用胡乃倦遊永惟先正徇國之風不數宣和在庭之士
忠孝奕世莫盛於一門出入三朝未離於五品士方太息公
已端歸其瘼曠之餘覆護何幸况尚聯於小事而近託於下
風然陽子之去春陵遂著壞麻之節而賈生之對宣室訖蒙
前席之知恐公此行孤我所望

謝宰執

權居刺舉方忝攸司就界

安所部固已見大造保全之

意或者資晚學嘗試之能伏念某語道茫然涉世疎甚意惟
竊祿以為暮年餽粥之謀勢可投閑庶遂平生筆硯之樂豈
期遲晚乃際休明起十年家食之人拜三命踵來之寵分符
共理信撫字之徒勞乘傳察刑於建明而何有矧今漕事絕
重他司督九郡之民庸餉三派之禁旅承平既久不出數端
所當取之名中興以來未免一切不得已之政况地控湖嶺
俗雜民徭正須通變之才以權損益之術有如無似深恐不
勝某官盛德愈恭虛心並受以其便於遷徙庶免新故迎送
之勞以其習於見聞或得利害廢興之實遂令庸散倍費生
成敢不博詢所長仰副茲選邊鄙不聳雖無軍旅之興之憂
銜譽甚寬庶免煩難見短之責

謝侍從

備數監臨缺然補報陞華餽運益不自安靖惟厚幸之由端

有稟言之助伏念某庸碌已甚迂濶奚堪少所為燈火之謀
大不過稻粱之利偶緣場屋之困嘗錄於宗工遂免州縣之
勞浸陞於撫仕今已過望他無覲心允其竊祿以妨賢持以
便私而畢志不圖殘拚晚多雨露之恩所恨罷駕終乏風沙
之力矧此湖湘之寄又為江漢之宜得通才以膺隆委職
在辨護則有遲鈍不及事之憂誼當激揚則有姑息以愛人
之患持是書生之短責其吏事之能處非其宜懷以為懼某
官言為國是志與人同苟聞有時輩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
乃如愛蓄尤切吹噓某敢不知所感興勉其偷惰雖無補秋
毫之具安能及人然未先朝露之年敢累知己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筮言穀旦准止崇臺便道之官不待上漢庭之計入境問俗
已來宣周隲之勞先聲所孚群聽咸若某官器愈大而能受

才無施而不宜欲請長纓宜雲霄之可上高分半竹胡州縣
之徒勞蓋其老成而上益詳於試可果煩以四方之
典獄俾洽乎累政之深仁問平反幾何人豈特庭闈之喜得
參錯十數輩當知江漢之寧某阻自車欲馳聘介以浙東
西之雅故晚更知心於湖南北之司存今當取法

賀留丞相

乎號昕朝正名台極兩宮嘉與四海榮懷共惟某官德盛而
禮恭功大而心小誠身有道非聲音笑貌之間事君以忠在
期會簿書之外自持國柄益叶師言至於散植壞群而無智
名哀窮悼屈而無德色燕及幽隱冀為豐稷于以成正始之
風于以谷重華之意爰被殊常之眷竟膺虛左之求夷攷前
朝蓋有不備官而專羨廼如近制率嘗與次輔以同升舉世
翕然惟公宜此某辱知最厚頌羨尤勤况未免於驅馳尚有

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
傳或托名於不朽

賀王樞使

疇庸左轄正位中權渙號之乎群聽惟允某官直方以大中
正而通德雖盛而愈恭義可為而必勇功名自許無愧社稷
之臣富貴不渝尚餘湖海之氣自恭大政益展壯猷苟利公
家寧顧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之難于以成正始之
風于以谷重華之意爰被便蕃之寵進專宥密之司聞之師
言久矣上意蓋小宰若今中丞未曰柄臣而太尉為右丞相
厥有故事將以託國豈惟本兵行聽文德之麻以祚中興之
運某辱知最厚頌羨尤勤况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顧恤雖
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托名於
不朽

賀胡恭政

擢陪大政就明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某官才全而德懋實大而聲聞尚友其人皆前修之輩行事君以道必平昔之規模永惟絕俗之資壹有格天之業宜簡知於睿主遂夾輔於昌期而况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二氏緝熙元祐之休雍衛兩公獨亮重華之盛以是邦之問學知今日之訐謔若乃大明生於東伏群陰於將旦九河注之海屹砥柱於中流則在公身尤關世道基側聞渙號倍激懦衷雖深知久要之心而敢犯朋亡之義愛之莫助有懷未免於感興老矣無能所恨不堪於驅使

賀左侍郎

顯承天寵晉貳地官渙汗之揚師言惟允某官清朝偉望昭代英才風人二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効蓋出緒餘

頃從畿甸之聯來定曲臺之禮允所建白色動冕旒立皆施行功在宗廟矧是遠交之好誰如專達之才豈煩使之徒云將寵光之狎至求諸掌故在此勞選屬省禁之缺負宜周行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之無人公未入疆出諸君子之不意徑從絕域遂扈甘泉以睿簡之彌勤非茂昔之可久某受知最厚贊喜實多公論不誣猶曰用賢之晚交情所屬政惟行道之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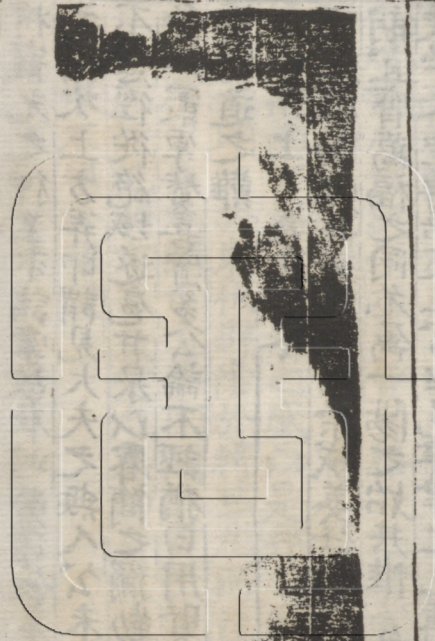
上

嘉王賀表

鳴鑿順動舜禹交歡鏤玉崇成姜任胥慶豈惟元子對越昌期宜膺萬福之同允屬一陽之始共惟皇太子大王仁由天授學本聖傳語及三官亟見津津之色講聞六藝曲垂豐饗之聰惟有德以彌新將以剛而俱長哀時不祉為國元良某辱在隆知可無善頌今夕何夕當觀乾健之潛藏雖休勿休

更玩震亨之修者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手書

與王德備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依之至人生不足把翫一別輒數年
能復幾別令人愴懷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輩所謂
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自憫釋耳某還家
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古山靜僻然亦有緒左氏課日趣
就候書成萬里相寄兄亦當終我易傳也大抵周禮古文尚
書三代之法存焉請者奉易造次且如禹貢州未繫河先儒
固曰運運三於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荆止於南河雍止於西
河則以為受上之爾不知此正裴權卿節級轉輸之法不以
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實誼云漢都長安而以
淮南為奉致輸非是豪傑之見略與古準攷誓千夫

長百夫長之下 言庸蜀羌髡徼盧彭濮諸國何也左氏
謂蠻軍不陳蓋無預於三軍 之以待令者也杜氏於春秋
晉人姜戎一義亦得此意今 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祕
書且以為權道不知常平乃 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
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粟斂則增價余也是非常乎自鄭氏
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以周禮耳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
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糞今又作益食貨志作斂是也
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十而五自漢來諸儒因此疑周
不純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
非謂在野受田之民率土官賢牧所食公卿大夫王子弟未
地耳凡此其收之民則什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則別以
厚薄勞佚為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此冢宰所謂
邦中四郊稍甸都鄙之稅與萬民九職諸侯九貢各

調度耳漢律諸侯王自有少錢亦其租之所在也

吞漕叔昌

周禮妄意熟讀豈敢言它委訪綱領闕然自失往年薛常州
先生問天官一編參之漢氏自官衛分領光祿衛尉府藏分
隸司農少府一官分為數卿天子之奉又皆為私錢之屬王
后世子各養於寘宮謁者奄官亦散它局此紐一解未易操
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內之更作矣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
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右抄拾漢晉以來下及五閩官制幸
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繹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共講之爾

與吳父直

某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儔類之士未嘗從王公大
人之後蓋謂之貢偃不可就見况敢望其即我哉來京都足
下獨造窮巷夜 門而賜見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不以爵

叙其簡牘不以記 凡所以加乎賤不肖者願王公大人不
能得之於其門 弟子乃今愧昔甚矣小人之懷厚誼當世
君子也蓋聞 之化於貴公子見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
王道之行壹 之為此也將有絲然者矣君與相息士
於其公貴家 蓋為 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遺焉則國欲
無治不可得也夫一 而閩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
足下之私為 德不肖誠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為
惠也寵老之未 戒今之不慈宜弗之罪是以敢遲遲而往
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吞將以成其人之賢多而陰
觀其嚮背戰國諸子為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
禮其將擇日 戒拜賜於下風

與林安之

中間作認仲書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臭味脫去鄉邦米客山

國庶得淡中之腴尋承已過巖下良用缺然安之飯之粗足
亦屑就何耶僕大厭此如沐添解去無由爾比來新昌亦欲
漸與人疎稍回鞭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為未便然每念呂后
劉歆輩視張子房楊子雲真自苦者安之兩翁意未易與兒
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手子負知味者南坡茹菜動踰月
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十四五相唯諾惟吾安之有聞如響
天姿如許加之小自警督當入張揚會中謹勿為劉呂輩以
兒女語相甘誘落身杯酌間某無過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
漸去舊習矧如安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與鄭景望少卿

拜違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游半年
平生氣息為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間託子之命仰
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為天下賀薄書之勞非所以溷儒者比

朱轍下傳聞傳謾詳密不見端 私用慰釋雖然百九元書
蓋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兄屢不應書
自敵已猶倦况違尊者乎又從縣 請祠為禮率直如聞朝
論頗不相然臺符往至殆非初心而得書願欲一來捨昨就
今或者胥失近知扁舟赴約計已全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
詳審勿使易來難去甚善甚望為祭酒僅及家易貴劉大著
王詹事皆竟不療海內賢者相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
結主知忽刺遠郡呂博士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入年來所得
師友亦次第渙散如此劇用無膠識罷還家了親事益遠得
御僮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賜尺紙略去少褒之辭直下
砭針則千里猶膝下也

拜違誨色忽復旬歲中間兩辱蔭教一一具報後許簿報書
亦嘗略布淺漏以求是正領令嗣書缺然不至左右為之歉

然建寧附問又嘗以大賢推數不奇之意為請殆言輕無效
許簿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諭得喪順正自是天資頑頑
不甚領會世間着等一事非敢以為學力也見性之誨敢不
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為
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二以為盡在是端
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策毋惜頻示何時扣繫
臨紙惘惘

答天台張之望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繫辭篇末輒略去世
俗相贊稱語託古致規以觀侯足下之志嚮深淺堅脆其虛
受我耶逝將與君咨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所未至者其不
悅辭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合未必相志越期年足

下果復携書已來且以先君子故弟之奇之遺藁與其季氏
所為文十餘篇以相寵僕不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
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歷代
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絕自漢晉以來諸儒去取異同是否
可以立斷其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
人意參互往復辨論務明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平而惡鑿
不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篤矣入造於用矣
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辭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而不慕
慕而不求交者也况得知足下惠然肯顧先施而過賜之者
乎宜一見顏色遂向已决然猶因請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
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况足下容貌不能逾中人言語吶
吶無以自表見卒然遇之庸常稠衆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
正統者歐蘇張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

精矣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尚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
未暇盡讀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
之歟以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蓋以樂貧賤尚志節為家
世然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與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
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
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急朝夕之養卒卒引去有懷填然
曾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所已至而講求
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飾以埃

與鄉守曹仲躬

瑞安脚剝錢知蒙台慈除克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明遠
千里無蓋傳聞尚悉輸往年夏秋租將絲省符押漕檄也如
漕檄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來將何以示惠蓋積留
而頓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曾不如勿倚問也明道先

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子不顧法如何於其中為
致意則雖微惠猶無害是道也非吏部將安望歟受知之深
敢爾喋喋不以為僭易將博訪所以為便者嗣告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壯丁
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間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
長代者並罷紹聖復舊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其保正長
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
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為民病者以其猶
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
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
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某照得福州官司檢驗
緝捉催率勘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壯

時時以縣司帖引追係搔擾夫役不給祿誠未易論然州縣
曹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繩檢謹詞之又不比耆壯散居鄉村
為寄編戶莫知禁止也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切廢
罷毋重為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答長溪王佐之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謗
訕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往往見察幸肯與之游
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為可師友也而欲與之游向者
臺評云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
疑其挾此以傲物也詎料以來不敢復從群衆妄出已見論
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熟睡足下迺欲舍几筵
之奉從我于寂寞豈非益其疾乎息陰休影已出下策足下
願秉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憊又當蒙亮悉然

厚意不可虛辱繼此惠音不以淺漏將必有以奉報

荅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田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圭田則不敢祭薦魚菽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鄉器服已上率數百家合力為之每與一事閭里共其勞以此皆農夫也而其秀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無庸於朝市無制其井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廢矣其市朝固有制矣士之子恒為士不敢捨而之他也漢承絕學之後猶謹鄉教授之法而取士以戶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闖蜀唐漢偽官者往往慕化從順

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其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後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鬻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徧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為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極矣度其變不遠上之抑揚蓋闢恐非人事也

荅朱文昭

書問濶疎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往來人知讀書著文不休亦足憫釋彼所貶字帖具審所論撰不少其意若欲續史家之緒又極忻快未得即觀遙想增氣耳某窮日益甚意思却不可銷沮年來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嚮者鹵莽思得故人共論此往往阻隔每一上心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哭呂君作墓又迫蕃叟弟塋先叔匆匆歸疲頓不少日復休養

幾時或能乘此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援耶西漢士大夫深厚其季姦臣擅國群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君而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摹窄狹而士氣薄矣晚來名節之盛要是衰俗一舉不昧散為吳魏之役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叛去者南陽一輩耳往時嘗說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殆未深考孝章一變明光之政漢作逐微孝章誠可恨其不可裕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為也攝古喪禮也蘇氏引之未當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魯隱當國攝云者傳從其初言之也

吞遠舜丞

下諭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著書無惜蚤下筆因以見寄前書云云正以方今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召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建炎諸賢豎立亡幾紹

興李年粉飾上已過獨慨然右克廣文聲之意而書生承紹類皆齷齪以至今日吾黨宜究觀大方深求則講求廢墜以興文物如來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為不足學也

吞賈端老五

去載蒙肯來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淺髮齒衰改無復它觀儻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志願足已間居頃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喻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鑑可也益執未知會期願言加愛

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傳且熟讀見得隱栢以前僖文之際衰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則成書舉矣其它依經為傳文無虛發優游不迫而意已獨至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舌盡也誌仲諸友已

決謀還書院於先人壠下以為未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
春暮當奉約矣

蒙恩守壘交游借譽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讀左氏書頗有條
貫疏示於所當報已一一據見釋其左方有一二條似不足
疑也若今年了此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記下手陳了
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忘室銘繞
就即附上應不但已也

近稍為眼昏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來所誦習自
娛不足為念也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
小事自未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
與歷年多處未見着落春秋同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史
見義以五霸為據案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
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與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

周亡而秦漢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詳非面莫究太史公書
又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
而不敢比假春秋是以變為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共
講其指

讀史記甚善然有猥駁奇恠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推尊
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浮立伯伏
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而其力不足以發揮前

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田何孔安國戴聖
戴德毛萇並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群書為一削其

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談有意矣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
遺卒家學乃盡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

董仲舒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
融液九派萃為一篇能點雜論自五帝紀以下感有依據前

歸云再勝駟橫紳先生難言之書缺有間其軼迥時時見於
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
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公
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澆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
不惑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老矣不能自白於
後世常欲落筆少發所自識破者為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
諸友為遺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合簪
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間肯來同社幸
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手書

荅黃文叔

二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徙朝歌周自
岐雍興初務撫定凡東諸侯嘗為商畿甸近服者皆命
之三母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晉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
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餘地廣不得為邶鄘衛明
甚三監誅廢晉衛始皆為諸侯蓋有管霍之地而蔡嘗空置
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摠之
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
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甘棠雖羨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安
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
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焉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如

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若
曹鄆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
以幽終風以邶鄘嘗統治於衛既得之矣以其封戚不見於
傳疑為虛置之國且諸侯封戚不見於經傳何獨邶鄘無傳
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為周公封建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
官封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
大相維其魯國皆大國也故冢內則以冢邑小都大都為中
外之差冢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為中外之差禹
貢亦云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一
服為率正此說也鄭氏攷之不詳輒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
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為分地推之他書不能
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斤大九州之
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

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為十一伯之類臆決彌甚數說
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服大行人司儀諸文攷之則封國
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耳蓋周未有爵為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為公周虞皆為天
子三公而稱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千
里十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六侯 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
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大國之
多寡以是準凡為侯伯母過十三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
經傳晉為甸侯曹為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顯更在邦域鄆無
賦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儒以八州為千八百
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繆僕曰惟賈生
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往往為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

如乘車之限祿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計高明必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為他人道幸甚

荅陳同父三

某尋常人耳蒙若兄拈撥最早而晚又為正則推作前輩行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恨未及與晦菴晤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脈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啜嗽其間以辭害意夫之遠矣若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文古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跟踉蹌踉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着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達成

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文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為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造不如樂毅論之迂濶朱文之正大遠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為有益於訓乎且朱文便謂兄貶抑三代而兄以朱文便五百年間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忿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為晦菴言之徒若犯分也

自七月間病暑幾殆凡事盡廢泰直之到闕欲附數字猶未能自強也瞻仰嘆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尊候萬福悃悻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勞無由聚頭又

堪憫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過相拈掇，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是友朋捧擁之過。近來衰惰，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為課進，豈以為尚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懶撲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手敗闕，只是侵砌闔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得浸長老子極以為然，所不識亦與求意略同。否然悲者，弟所當言請置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點當得錯，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面捧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手添起後生胡亂模畫，而元晦亦趕趁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為修辭之難，而輒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三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

切與骨仲百里奚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識了為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豈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纖，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忠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蹉過。此老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壻入館，繼以遷徙，必定欲遣人間應之報，有意外之撓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着力處，但與老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子約來言事已明白，不墮小人窠中，盡室驚喜，嗟乎，惟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遇，則亦已矣。聞巷蟻蟲之徒，時欲置之罪罟，若非朝家以不殺士。

為國是法令明具有司
放手生事耶兄當未易免禍
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外
寬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今觀
之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况朋友滿世
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若衰朽尤荷親愛亦不過呼克呼苦
與坐視者無異即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且是枉
却舉此兩端方服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間一線穩使話頭
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營救迺是知時識
勢非苟然也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目今亦只得選他本
朝學者轍樣將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
着頭合着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而已浙西別業稍有
倫序漸為擇鄉之計尤所願望其腐生之說雖可厭薄然不
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意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
自知罪矣幸察至望

與王亞夫運使

某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擁財以自封靡爰建將輸之節
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錢以上名白條省而州郡之闕
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至於三司或累十年不省而歲
富於外臺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祖宗所以懋遷南北均調內外
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租之道缺矣台座以蒼明之望簡自聖裁昇以總輸之寄豈與
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日語哉講究顛末還之國初不
勝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倉司發之尚為涉越今台座事也
留意幸甚辱在愛予不當因賀但奉腐熟之談輒申前稟伏
紙僭越是懼

答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閑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絕過

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礱平事業奮發乎
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
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悉講
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儉能惠然一來各
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脫世間
波蕩其老矣所親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
下問讀書譜近方脫蒙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
若從頭商榷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團
樂如米論也書譜又辱為之叙文意俱盛前幾藝祖以來諸
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撥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
定方可游誠之恨未見向薛常州每每稱其為英才緩急可
倚伏聞與張欽夫相聚甚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為多鄭四三
丈為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為歎子齊既與之處若下人不

真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子靜
陸文不受其砒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丈不能剖
斷得下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靜
如沫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和其本末否其甚恨不得
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聚首之時不覺
悽然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不失
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
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說無主角此是大患知者
向沉黙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為利為利者負國沉黙
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
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
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為漢民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耻事

警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為清談次摘章句小則學為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其說謂之波蕩此其所為懼子齊勿以為踈也幽人貞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為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來大覺不然子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闊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切但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器遠於足下信厚異時出處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非所望也蘇黃門晚節甚慚於東坡以溫公待小申公如許至變法時每苦晦叔太懦力量真難事耳

與林誌仲二

某九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難阻萬狀回想閑居士友團頭之樂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視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其俗喜亂也至此逾月行無見囚而訟牘但田土典賣不明等事蓋朴魯耳唯是帑藏盡虛蕩無綱目而漕檄如織官兵持逋券責償者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供之是則可憂也湖南諸郡劉子澄最善政竟不能免孫直之邵陽次之亦有不樂者今春臧狀未必調一言勞者何以勸乎勿為他人道幸幸淮甸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家方抹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俟稍定試拈出此活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髮之補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宦游四方雖時時上心亦未有餘力相照燭非忘之也

荅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况教以乏便未東方此歎作承命重為不敏某衰
情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
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者矣交游彫落願方得三益豈非天閔
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凌逼
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之後斃向者
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其盛
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充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
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傳寫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
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字簡述亦吳門書藁
讀之益爽然自朱徐復自念鄉間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派之
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殿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
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數日流連酒盞間欲課詩奉送竟不就晨興抽毫而來使已
及門矣謾塞盛意為借書一章以往所謂雷門鼓也一笑一
笑兩學官書附煩送似昨報潘叔昌簡云平居尚友有相先
之美臨事立我為自全之計此自昔儒者通患而國朝風流
持論嚴正消息盈虛尤不屑意老兄以為然否

衰情無復貪書之念昨偶得熙豐後來長編過眼數卷便昏
澁異常每對插架慨嘆而已此事當盡付左右諸人來論方
閱南北史二史儘佳然一代沿革附見表志者往往不收未
免遺恨則諸史要不可廢自荀彘二紀以來下逮司馬通鑑
大率欲祖左氏蓋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無
非解剥經誼而非自為書今乃合太史公紀世書傳繫之編
年則其間事辭繆轄勢必至得此遺彼由此觀之類不如正
史之悉也然區區所冀深探書外之意來書所謂實事本末

往往在此且如西都之末士大夫知有所擇遂成東都之業
及其季年雖豪傑之士散為吳魏之役拳拳於漢獨南陽數
人當時必有實以致之而豈可以書盡哉何當并合共講一
二新詩見寄疾讀降贊建安以來迺今見此作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手書

與周丞相

伏自相公參預以來奏記非一間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頌
以為言不敢妄陳當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屈頃
讀謝表嘗略窺鈞意所嚮矣故敢僭言之往者渡江諸老知
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李正知保境而不知尊君夫惟不知
立國故保境之託朕不知尊君故討賊之義高二者相持至
今未解王公將相往往以此代為進退者五十年於此矣
雖比歲以來此義磨滅殆盡而朝野之情終未但已伏惟相
公無而收之次而舉之勿使忘之臣以國家為志天下之
大義靜重之士以朝廷為徇匹夫之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
管消伏黨論之所務白也夫兼而收之則助之者衆次而舉

之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意幸甚若夫薄物細故各有司存
付之責成而已非以煩精神分志慮至冒犯威尊皇忍
死罪

與呂子約二

某自離上饒以後申問啓處不任惰企采入湖湘凡八十
六日始達官所蓋一大縣而置官養兵如他郡又以敵
政蕩無綱紀交割之日見繕不能百千而漕檄如織官兵持
券索舊逋如所主之說於是俱廢未必能免於戾矣奈
何奈何老兄年衰讀書得趣而門庭反狹陳義愈高而意氣
略肆夫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不附所冀追紹
前緒旁求後來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尚誰堪耶六經之義
兢業為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羸厲此某近
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劉衡州言笑自由動多觸忤亦嘗造

滕共語深切此公矍然若有失也堂堂晦翁亦復少此乃知
前修端不可議某老矣望兄最厚勿罪喋喋為祝趙推官易
說自成一大家可以相資亦未可為準杜伯高兄弟文字正使
往時諸公亦見領略何遽絕之再及此事欲以實前所云千
萬至思儻有疑勿惜往復也

其空餐負愧義當他去然未能
自由也每蒙見矚與賸同論

若某何足以堪之哀晚無志

務為自全聞此悚畏名為國亡自古患之蕭曹舊知房杜同
舍所成就獨如許要是金蘭耳團沙作飯遺恨極多此所以
貴力學唯力學則然相值必有以處此也東撞西突誰能
料之但平時而友共持兢業之律務令後輩趨於靜重是則
可為耳容易放開養成虛驕即一不獲而萬有餘喪老兄以
為然否象先別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一見便許以為有異
昔日切磋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所及臨紙惘惘

桂陽與岳漕論移

伏蒙矜惻小邦移運椰米三千斛雖已二具申般跋次第去後其間有不敢不以情告者輒不避罪私布之本軍舊有夫遞之則某到官來不置夫簿今獨年矣及此運米若復調民雖與儼金恐復多事不免誘諭諸卒添貼糧屨之費以漸致自禁旅外卒苦不多部押等人堪託尤少度盡此歲椰米方可齊集若某誠愚陋亦豈不知速辦之利願見小壘事力如此重以拙滯實難如意以此深慮淹費日月有違簡書王判官在館備見區區艱勤之狀非敢飾說上欺威尊儻蒙台慈錄其不忍為擾之情而赦其不善集事之罪特賜寬假所無闕誤豈唯某將此邦同戴德無窮已也

謝諸司列薦

某僭越申稟聞之道路門下嘗以愚不肖姓名上徹天聰事

出非常未知信否某竊伏自念乘障擲年絕無一長可充職者何以得此恭惟門下一話一言為天下輕重凡所舉措必以相取下否則事文具謬乃以應令又否則持兩可伺候風旨為進退大抵自管而莫肯用情於上之人若某者疎率山野無周身之防動有稟白悉不自他一則當路再則當路不敢萌毫髮之欺於有司門下以為若人而進之則更道朴耳蓋與孔子取狂狷孟子惡闢章萊漢不用雷夫同意自今以往天下之言取人者曰必若門下之取陳某者而後可天下之言取於人者曰必若陳某之見取於門下者而後可不日坐廟朝進退百官則真實實能小失其為起人心闕風化莫大於此然則某豈惟榮進之慚 悚感激將千載之下同於隗始雖寬魄不能忘也萬以傳聞未敢輒効雙牘之謝尺楮

陳誠不勝皇懼之至

與劉清之幸簿三

來教具道每事已有付托足見了了然不干已一項似不必
累病懷此猶可也禁兵教閱鄉職分今何預長者適追恨
之天下如此等事何限若曾經即終不置恐不足與言了
了耳在周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死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此語未易以諸子不加察也近得弱翁書正說尊抱不肯
放下故病勢益增弱翁自是不放下人猶能相念足以見長
者多事矣胡季隨嘗一來數日即奔去觀其中頗有先入然
極扣之廼云片時不挾册即意思甚不佳是靠册子過日
去持敬之義遠矣何當盡嘗併求規益未間惟一切省事強
親藥食以介壽祉

獻歲遠辱書饋專人拜貺承已解組有揚知錄者赴官亦嘗

附記廼復發還則兩遣皆不閱視不勝悵悵去就行藏洞見
此理共想歸卧林泉喜如釋負超然燕居益有足樂某沐添
方自此始潛微如織官兵持券以責償者如堵墻料理不行
固以謹去正使事事企及衡陽亦未知免如何如何晦菴人
即須遣去既有入觀之命計當為吾一起潘丈歲裏鼻劔燕
脾疼作楚尚未全安讓仲待制竟來江西矣前書嘗舉似大
雅仲山甫一章心已領略某麓率日夜念此以懼尚冀高明
坐進此道勿謂家食自由却放開去幸甚至願溫公元祐變
法勿勿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
不肯更將熙豐諸事細心點檢到得天人推出雖以許大規
摹終少彌密未為恰如前輩多恨焉耳

某手壘亦已暮月殊無毫髮及物之效夏草彌月竟得歎歲
憂沮溢甚所幸晚田收及七八而連帥部使者各致周急之

助往往來年遂可支培要是補過不暇儻可免其身耳愧見
吾民則自若也高卧以來伏想玩繹益精綽有餘樂廬陵多
士從學為誰亦有切磋之交乎近與富明叔較量易義因見
乾坤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坎離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
濟蓋追詒平生爽然自失夫如及善還便當一意以此佚老
不敢持夫信之學但勿勿讀過添彫開一段話頭台意以為
如何毋惜痛下針砭甚望

與史丞相

某頓成衰眊不能細書區區歸德請罪之誠輒憑借情布之
謀人至於管見敢復以 楮申言之惟鈞慈勿以為咎幸甚
昔者衛武公建事東周之初晚而就國年且百歲而抑之作
賓之初筵之作拳拳愛君與年少氣銳敢言之士無異蓋嘗
讀調無逸七月召公公劉河酌與抑初筵迺知卜年八百皆

一時元老世為獨亮以身任天下之力非爵賞刑禁所能為
也方今聖明相繼對于典謨而太師實與終始其事天壽平
格豈獨私公之身哉則衛武之托於是焉在願勿以造朝不
造朝當介鈞念若某者無能為笑賦淇澳之詩樂道切磋琢
磨之美尚圖附名國風之末與衛之旅賁暫御同不朽也某
僭越死罪皇恐

與高炳如監丞

某得出桂陽瘴境過厚又叨廩人之命衰晚豈堪駘使顧又
憂愧尋承州組少逸英豈而收章黃又亦持江西之節盡出
西府兩公故意蓋交道鮮此久矣却用自慰然某眼昏花鬢
鬢無黑者日飲酒不能過三爵飯米半升脯後但持空筋伴
客 纔見燈火昏暝思睡未嘗聞二更鼓比五更展轉達旦
強紕雜念又性不善鼓引養生度無多寒暑富同草木念之

張然欲緝一二書籍手見古人亦復懶下筆忽猛省前代狄
公早世至今當以事文王見譏王允共無晚節漏運即為全
人一脩一短何得計亦莫若隨公了昏嫁早為休影計差
得耳尊意以為如何要補史記之缺其善但史記一書目班
氏莫窺其珍後學祖班轉為詎刺令人扼腕若能為發大意
不必若諸家餽餉訓釋亦千載美事如索隱之類收拾無害
要只是向下工夫閑居且一面羅取為編何當良觀互相扣
擊痛快後已及此於邑之至

與王謙仲參政薦柳守丁端叔

某輒有冒昧之懇竊伏自念於門下宜不自他而敢言之某
與柳守丁直關雖有雅政然未熟其為人同官相中適相隣
比通財膠力兩年如家然後見其心與才誠有過人者他
未暇徧舉以桂陽之民得免轉徙者則皆柳守之力也桂山

邑率歲仰米於柳每柳閉采則桂人坐困去歲旱歉兩郡特
甚丁守既自惜置條沛然多備則下令許桂人廢賦巨室
之積令行而民信之故桂市米不絕此一也柳飢則民流入
桂桂飢則民流入柳不能相容繼以剽略而為盜自昔如此
某與丁守約各自措其境內訖今春夏皆按堵此二也桂嘗
乞未於漕司今就柳撥三千斛應副桂去柳陸行六十里舟
行彌旬而後至般津之費幾半所得丁守遂移苗米輸之桂
陽由此省費而又及期此三也每惟今歲採荒艱辛万狀儻
柳稍有壑隣之意則某何以塞責必且罪去因人免罪又蒙
朝廷不次擢用列之諸司而柳守獨未見旌異同勞偏賞心
甚愧之秋間帥漕相約同薦奏牘已就遠聞列薦之禁詞司
皆相顧失色至今民言陳乞不已某與丁守別久不知其別
後為安豐及得簡得財貽復徙柳本末何如就今觀之則一

路郡守留意民瘼理財以寬而用足聽訟以恕而刑省待僚屬以禮而人趨事抑當為第一矣朝廷錄功當以實事有人如此若與碌碌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况其實賴其力禮尚施報但恨疎賤不足動人不敢率先為朝廷誦言之然丁守母甚老一子多病在數千里外誠使其得効柳子厚事以官遜之誼所不辭又恐以矯激取譏故但私布之門下恭惟門下愛惜人才凡可為斯世驅使者何所不當素蓄又尋知幸必不以鄙言為不實或阿所好或於不得已宜切惜唇齒為丞相白發其豈唯某持九州之更於門下歸心矣某干犯鈞嚴臨紙不勝慙慙

荅胡李隨

見諭梅菴語右也蓋不勇猛則無憤排啓發之幾不詳密則無須臾不可離之實無憤排啓發之幾所見皆軀殼之

私無須臾不可離之實所得皆之外晦菴所以憂嘆而不敢無其實來省伏讀之餘境界何異欲望盡去前輩見成之談自轉一繼以見示迺知哀惰安能印可或有異同當奉聞耳詩禮奉指不殊前云云若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言何者為詩非禮無以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為禮尋章摘句擊錫泰或安詩禮之末矣近得晦菴書索詩說某初無詩說亦告者之過也何時肯來互相扣發日月易得後會良不易臨書欽之至

與沈叔晦

某自落南化為一翁百念俱喪獨未辨二項不敢決去更須旬歲即遂此置可以不墮學問相須才力相軋若海中矣六經之教與天地並區區特從管窺見得兢兢一節足了一生受用儻不失墜及啓手足如後山所謂生稱善人死表陳君

之墓亦是小小結裹其他樹立扶持俟豪傑之士所異尊
兄輩行勉之而已切承近得瘍疾以內補散効欣釋之至更
乞謹護務至完實久欲遣問遠得新幕迺仁里交好遂留
待迺者因成不敏諒之幸甚本同有問四方故事具之別箋
佳闕何時或在某乞歸之後尚尚拜合扣發新功臨書情企
之切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手書

答劉公度二

某乘障無狀誼當自弛不謂誤息就移廣人每惟哀頰日與
不勝已者處當此委寄何以寡過及讀來教又惘然自失也
經生徇偏何者為全文士逐末其本安在拘學並緣必有
受病之處充塞中節豈無進德之序所以見告尚愧不敏况
言證不及藥未覺為益 須嗣音切 完之倘有鄙見亦當
反覆某老矣何以慰咄方士友之望然年來篤信六藝之學
競業為本彼此紛紛自為黨與 若人之已甚亦恐吾人躬
未自厚而責人不薄有以致此 以來事者君子遺恨如
左右應洞然察之耳
某汨汨無新功有愧 益前見在諸病以不得藥為請今方

悟虛已寡欲乃是指南感甚天 不敬也 有疑不宜
不盡所謂虛已寡欲常並進耶 者次第 以虛已之外
更有寡欲即未可驟言虛已若以寡欲之要更在虛已則似
不必兼陳寡欲六經語孟及此二語全欠而來 對言之今
來既教以為對意者二事也換作二事若非並進即有次第
以為並進或再守約之旨以為次第或有後倦之吝吾人講
學直須的當尚與切道言之以得未晚老矣三所望於十友
也徐尉所屬愚見亦無用費辭為記 遂來示書為錢若干
為舟若干官自年月刻石橋次屬來者勿壞之耳解組有期
分宜去此不進決意者來端出望外餘幾千萬善愛

荅寧遠王縣尉

伏辱惠書及於行己之大節致君澤民之要道誠欲講明其
一二甚矣足下之志乎學也若僕衰暮何足以言此雖然不

可無以復來辱允書云云載在方冊不可勝用也足下亦博
識而詳考之矣願以為問或者筮仕履之而後難歟夫履之
之難則自信之難也士誠自信以為與古人無間古人能是
吾亦宜能是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質然也私欲害
之俗學汨之也欲免於俗學惟去私欲者能之私欲去則見
已見已則自信高自信矣允書云云載在方冊者不可勝用
矣足下更反求之未嘗并臨昏惘惘

荅道州康判官

辱惠書及於屬吏弟 貴之說足下誠有見於此幸甚來書
以為本職無門有司不以為過然後望以磨礪成就之益豈
惟吏道然耶學者固同然也今之望於人者異此矣吾無闕
與否不暇計人以為有過與否不暇計獨 胡不磨礪成就
我耶但曰胡不磨礪成就我道以義言也或者相望於利相

望於利必入人而悅之然後無咎安得如足下之語告之也
未由合并臨紙悵悵

荅趙南

某哀情久無強附士友之意晚得名勝喜後自失晦菴門人
真有學者而不相亮者云特未并合耳雖然吾黨亦有患
自相推尊患太過與人無交際患不及二者皆孔門所戒也
頃因款洽嘗及一二來遠有同風三代之語得無猶未聽
察乎詩篇儘佳更加停勿以言盡意為三百篇往往為
訓故家解駁類淺迫人意有遠矣謝道暹嘗說三百篇
非易具心而後語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索
之聖賢貴寡然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也來教所謂攻之愈
力愈不見効豈譙評耶克已非攻之之謂在易休復以下仁
也人患不肯下耳譬之鍾聲擾擾者無聞初非有物間之者

擾定則聞之矣

荅漳川守范東叔

拜違以還辱賜教不一而奉狀亦無便豈但以獲詳行李為
慰要是別恨牢不可釋家人婦孺尚不能團頭况於交游又
况士宦比理洞然而亦未易以理遣也領開府後書就詳動
止感愜幸甚然事力如許雖有慈惠之長而不得騁令人寒
心隨機方便量力濡沫正賴儒術耳其嘗侍坐語及四總領
恐是今要告去處住時北伐諸將各擁兵總領不顧駭催漕
計自以諸軍隸御前始以版曹即領總餉而別置所版曹長
官莫得要領是漕司本行文書則天下財賦盡在四領所若
非稍稍從此整頓民窮無救策意矣嗣勛足得商確或者其
時乎張子儀元等所減次第虛額然亦盛意謾錄二公奏
牘因或送嗣勛如何來及之喋喋悚息正是自破戒堪發

一笑

與朱元晦

某遜祿南來本為溫飽不謂善歲晚遷官至於將漕然但循故事無所建明終當他去而亦未得其說何以教之此專人所為道也非豈所以事君而公論開塞日異而月不同敢乞安時處與如戰兢自發眉壽用荅海內欽逢之意

某衰惰之跡幾自絕門廣而長者尚教之便中再拜真翰之貶感激不可言此先施豈附報官事擾擾及今始遣辱幸察之非敢望也來徵詩說其荷包所見何蓋豈嚮時聚徒所為講義之類則削藁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夕群慝訓故意句付之諸生尊意以

為如何每懷企慕三十年間不在人後會并差池未有瞻侍之幸聞見異同無從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如承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蓋刻畫大精頰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不數月還浙可高即償此願八楮匆匆但有悃結

與王弱翁

某衰惰宜休歲輟遷官雖荷借譽之力然有見短之懼亦未知免所也廬陵政績在左餐布粥之民而不在于遠客與強宗大族得失當有能辨之者暫屈何病區區更與寬以居之勿以絲髮見於詞色戲絲娛親之暇杖履從容與鄉後進尊酒論文為樂仍一切不及時事以間執說慝之口未省尊意以為然否有如尊意不合幸切磋商之也仲權正字貧甚

子靜淳父皆需遠以奈何陳正已亦寓里中復教官非所以處之也何時晤對伏紙

與立宗

其哀暮之跡向綴班行伏蒙眷遇持厚言念疇昔何可得忘其官才猷器業蔚然為當代第一方被選入蜀無幾微不自得意旌麾下壓境三陟然世將之後人將謂何重以疑阻半年無師蓋朝野凜凜然而迄無西顧之憂非公門有重臣其克底此乎頃因內引嘗導勳業泰安喜見天顏且曰當用漢賜金故事巨勞還房雖事不果亦足見九重倚賴也甚盛甚盛三事迺還還歸補庭之闕而識者無先於門下非但交游之私言聖明後視聽一新伏惟歡慶

與國舉兄家書

書黃事前日不及細 惟上有劉焯運判者以禁私鑄太急

幾生事遭論罷久之私鑄敢留丞相追 功遂畫旨再與

監司樓大方駁還 者旨令以次官書行即是傳良遂竟書過

蓋以為劉焯不是 人賊使罷去年歲再與差遣此何不可

而紛紛云耳後生小子妄相訛毀不足聽也曠岷近復有御

筆陳源除押班內侍官比張子仁除節度使此事所繫甚重

謝給事已放過押班外職改獨繳之朝論甚以為危乃蒙聖恩

容納至今不出至除節鉞合先送給事却直付舍人絨靴謝

弟當此重難亦獨繳上次日御筆封付陳傳長可與書行再

繳上亦蒙聖恩矜之不出此兩事繫朝廷非尋常事之比至

此公論方信劣弟不論其細而論其大捨易而犯難矣恐家

兄不知端的見謂苟且有玷家傳特此詳報却勿令一人見

慮有人說謗以為好名漏洩上旨也至祝至祝

與徐韞之

涉夏一病幾殆以丹附扶衰稍善

餘無足煩軫記者昆

仲時時過訪備詳譽處然年米

喜於相安左右意象

挺特且習聞前輩師友風旨更宜

誘掖工大而損挹裁

抑迺時善教之道至和若夫嶽麓餘芳令人起 橫經於此

自有足樂不可不自慰也 憲家子弟亦往還否何時每一

見輒談中興問趙張秦 為 長 跡灑灑忘倦晚入脩門

數詣東西面言其人不可終廢 後相不領畧鄱陽相頗有

意未及拈書亦各東西矣至今念之且恨不得秦師垣相業

一書付史館助南董之筆某老矣 此 勿念左右年方強僕

能從吳察院交諸折窺見所哉 不 長沙此行耳外此只

改秩一事須索結知許闌回同年進士 莆中來執 及識面

尋亦行歲異塗頭成疎闊假如不疎已難破發言之戒無足

為左右先容者徒切愧衷如之 湘中教官惟會府多名士

其舉削或溢格故事如此想不 至左右有遺賢之嘆蓋少
須之也因會 丈煩致瘴暑不及拜狀皇恐之意諸相識不
外此懇

答張端士五

下問漢高封國是初米急於撫定 得不然班孟堅諸侯王

表說得錯至今因仍未明使高帝以延年歲必別有區處如

本朝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英雄如二君豈容輕議自古功業

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文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王通說經

制大備皆見得徹載師問師縣師三官皆征賦稅載師乃征

公卿大夫王子弟諸食采若其食者三之一之類其征之民

則什一而自以租歸公上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

十而五若其它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於閭師遂則征

於縣師顯然三局自昔諸儒見不破可勝嘆也

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啓手足之前更加
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作更侵砌
結果詩傳看了在何時它工夫 截斷惟日課易未敢輒下
筆深見乾震之爻辭皆危而乾 言吉只緣純陽聖人垂訓
意深矣許由君 務先之徒治 舊學如後來甘盤自古此
一輩人竟晦藏念此妄想盡 詩固佳更宜練功
某病後且搓排過日非能如所 亦愛之者過辭也毛氏詩
傳泮泮有年久欲為發明之因附已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
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未末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
觀綱目為佳

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裹之
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尚欠刪潤不免就病
中勉強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如何耳

每見云云 某以為不作悵然人生與草木俱腐者何限不
恨固非恨亦非也倘可自見勇為之為善也

某初有脾寒前日復作 雖不過一日所損不少也愛念其荷
端士力如虎亦復畏厄歲何耶新詞相好要是未圓熟耳着
書最関心病懷益覺要緊所恨無朋友共成之奈何奈何舒
宰政事止如此聞之殊為嘆息

代胡少欽監酒上婺守韓無咎書

莞庫之士自古卑之矣而今為甚古者財散於民縣官但衣
食租稅而所謂釀茗醴酒凡民用之百項公上不牟利焉則
莞庫云者止於籍出入校餘欠以告於在位為每歲制國用
之節而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在位者實憂之有司不與聞
焉勾稽之不察局鑄之不時度歲之不免於燥濕腐敗舍是
有司不任其罰是故其職甚簡其責甚薄也士君子之不遇

於世者可以祿食於其間而無悔咎夫子嘗為委吏矣會稽當而已為是故也今也不然而漢而下公上所以權民者講求悉矣而醴茗醢酒凡民用之百須皆有征而其詳於今自建隆聖人專務寬厚不忍以加賦厲農而祿士饗軍隄防大河固圍三邊與夫宿賜祭饗凡邦之大用不可已者往往十有六七仰給於征權之吏蓋今之田賦視古有損而征權之入累數千百倍於古則莞庫云者不但藉出入校餘欠而已其督辦也有課其輸送也有程督辦之弗集輸送之弗繼在位顯缺然無以為計故凡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轉而為有司之責而勺稽肩鑄度藏之細不與焉勞亦累千百倍於古矣仕乎此者雖欲徒祿食而無悔咎如古者不可復得國家知其然也待之亦加異夫自州縣監當官皆有賞格而可以察舉於其長與他官曹無異在京釐務凡有錢穀之藏者賞

之特厚而為上選用亦與他官曹無異若是而曰卑甚於今何也其居使之然也今夫皆州縣官也皆得以察舉於其長而絲幕職教授若曹官令佐得之則人以為宜絲倉庫務官則人以為恠皆在京官也皆得以選用於其上而由檢鼓諸院得之則人以為宜絲審計權貨之官則人以為恠等而上之絲卿監為侍從則以大常祕書國子為宜而以太府司農為恠由侍從則以學士給舍諸曹尚書為宜而以戶部為恠名實未有分也而取舍若是豈一日積哉夫以征權之入歲累千百倍於古而其官司之勞亦累千百倍於古國家方加利焉而卒卑於士議如此則自愛者宜知所擇矣某也不才由太學諸生以塵末第窮太甚遂食太急以措身於甕盎對杓之間蓋日夜念此自憐矣凡三易守未嘗敢自言也今者執事來守是邦某伏自計今之諸老先生尊經而下百氏

可望以古道者莫如執事國朝以來世為卿輔究觀本末源
流之際而通於今之務者莫如執事若夫議論持平用意均
一即之温然有并包垂容之度而其中如鈞石之有銖兩不
為世俗取捨以亂名寔者又莫如執事於是輒不自揆道占
今之異陳國家之大意與小己之不善擇而告執事庶幾采
察焉若執事猶曰是筦庫之士而胡敢僭易若此則某繼今
不敢復有言矣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記

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

進

元稹今藏沈仲家

皇帝踐祚以來宮室苑囿一無所增修獨闢便殿於禁垣之
東名之曰選德規摹樸壯為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
名氏其上羣臣有圖方略來上可采者輒棹之壁以備觀覽
數延見文武講論治道訪求民隱至於四方奏報參軍國之
機務皆於此省決暇則紬繹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
廢皇侯罪禁林間嘗奉詔獲羣鳥一日命臣汝為之記臣愚
學不足以推廣聖意詞不足以鋪陳盛美謹但采禮詩古文
以射觀德事及歷代治亂興衰大端次第其說禮君世子生
三日射人以弧矢六射天地四方其早計若此至於擇士以
祭必於射也進退天下之才與祭者繇是得為諸侯卿大夫

若屬有賓客之事燕勞之寵莫不用射詩人又於其獻酬歌
粵之餘中度不中度爵爵與否有所感休刺美以為是王公
大人風化黎庶者之本也由此觀之古者君臣周旋禮樂以
服習勤苦可不謂先事知懼安而能危者哉是故三代而上
士大夫皆可獨將而兵民為一戎不生心世用底定比其季
也徒以為風儀觀美而實不稱馳騁戈獵而政不舉則國人
為之隱憂而變風作其後王道浸缺而文武兵農遂分而不
可合一夫荷戈海內騷動社稷之主以兵廢興蓋自秦漢下
迄五季數千百載間大抵亡具而漢之車騎材官唐之府衛
一二近古則享國最久其效可睹矣以臣所按三代舊聞放
乎漢唐文武離合之際要之國家間戩以戒懼為本天錫
陛下厲精百王之後追蹤太古之上迺為是殿以訪群策以
裁萬務以閱圖史殿不主手射也而託名焉射不專於觀武

也而尚德焉聖謨明遠於以覽示中外感調臣子敵國外患
之慮甚深甚至昔宣王中興其詩曰射夫既同助我舉崇序
之者曰是小雅盡廢而復古之詩也治有先後功在不舍沉
潛剛克時乃天道陛下堯舜揖遜而可以為湯武臣實以是

重修石崗斗門記

元豐四年宋興百有餘載矣郡承趙岷景仁行縣與令朱素
履常隱士林石介夫賦詩記事則有觀石崗斗門之作是時
國家方修農田水利之政通守與其屬邑若布衣此行阡陌
詠歌民事而郡守李公鈞報之以詩亦相勞苦往還如交遊
豈不盛哉而事何患不集者然詩不著其所始則有門舊矣
不知其起何時也紹興之季年屋闢俱壞獨兩股岸與溝底
以巨木為之長或三丈而厚徑尺有屹然存者往往朱令之
遺跡也余為兒時逮見父老多喜道斗門事蓋門始附穗豐

山之南址以距海遠瀉水不効而議遷置三鄉之人聚訟不
決也頃時潦至迺為木鵝數十即並山諸水所發源縱之而
觀其所會則旦日會於石崗又患其平壤不能儲歲月涸而
審之皆硤塉沙磧與地名不謬亢以鉏鍤率人日得土盈斗
於是定遷則其謀始甚長雖更元豐之盛人精其能慮不可
易浦堙而門廢民久病而官不省乾道間莆田劉朔為司戶
喜事及物隱士之孫以告劉輒率余夜詣門所遲明天大寒
垂垂欲雪招漁舟泥行數十里役夫皆凍慄幸且已而劉不
已竟遵海堙升緹以度其浦脩廣之數而歸白郡郡不果聽
又三年故國子司業王公速為守嘗用錢五十萬民夫二萬
四千通其故浦然是役也浚浦之功居多而以餘力及門唯
支傾填漏苟完而已蓋以俟後之人而復不省浸趨於廢知
州事李公棫與通判謝公傑慨然念之謂主簿石宜翁能以

錢七十萬俾治其後發視遺址則股岸之木俎食之過半

底板亦浸淫激啣穿處百孔矣知縣事劉龜從又勸得民錢
六十萬而縣自助致五萬宜翁因擇其鄉之秀黃廷瑞者三
人以蒞匠以石代木撤舊而新之為岸若干丈為底若干丈
為閘之裏蔽若干文蓋其柱若干為若干上為覆屋旁為輔
梁凡百可久無不臻極不惟還吾民之利如初而又過望訖
事公以劉石之請屬其為之記嗟夫自元豐至于今又百有
餘載矣人多言時不同吏道相繩切益薄顧事無可為者惟
公惇大樂易不以獨見之明治郡謝公以風流文雅時出而
綏餽之上下相安閭境自以無事因以整暇之際出帑錢四
百萬治三邑之道阻而且為此門既付之人則一聽其自為
淹速良楛未嘗過門饋勞時至無以簡書故其人不可見察
為憂而以欺為耻務趨其難用情於文具之外以求追元豐

之蹟尚可以想見承平盛時為長吏者之意向使紹興之末
官與民同患如此則必不壞使劉司戶之說行雖壞亦必不
極近十五六年間有補門事之缺猶不至如今日大費甚勞
而難復然以積壞之極費大而勞甚視元豐時為難而卒復
之事之廢興要亦顧其人如何爾 但曰時不同事無可為
者吾不信也 淳熙十二年三月

温州重修南塘記

自中興永嘉為次輔郡其選守蓋多名卿大夫矣然境內有
宜洽者三間歲貢士群試且萬人於浮屠官中草舍託處一
州城外南達瑞安有石塘百里所不知起何時而歲積壞傾
者為嵌陷者為雁遇時潦咫尺不得進往往溺死自閩山至
于吳會去來者病之三宜治而歷年久更太守幾人皆畏其

後不敢議議輒弗就雖僅就亦苟簡復廢者何哉吳興沈公
治郡之明年謂賓佐曰上方朝德壽宮為壽加惠寓內詔減
算錢之半吾屬備數奉詔何以仰稱而適無一事可以宣勞
効能廣上意者唯是郡之百廢終將累民吾幸逢年帑有餘
餘而蓄其藏失今弗圖以煩後來將安取此也

於是作貢院於是作五營蓋晚而有以塘事告者公與通判
率兩邑大夫即里居謀曰後復有大於此者乎柰何使吾民
錙聚銖歛竊自支補甲前而乙後也苟無愆時工勿問庸幾
何苟無乏事石勿問價幾何興匠肯來市無強賈自冬十月
至今三月而塘成凡是後邦人亟請於州於部使者前太守
季公以錢三百萬提舉勾公岳公繼以米四百斛倡民興之
民亦輸錢業至四百三十二萬起淳熙十有一年而事不集
今摩錢一千百萬而弛民錢六百五十餘萬不取邦人以是

益視效蒸蒸務自修飭矣中興新美學校之化嘉與復古罷
三舍還之鄉舉列春秋學官使士得各自致其說而無禁諱
於是聖天子思所以風厲學士東求其人首得吾許公以參
大政於是婁公寅亮以上虞丞言事即日拜御史它往往繇
布衣召見溫為東南支郡瑞安又屬邑而一日以多士名天
下天下引領慕向之豈不盛哉則吾邑之學視他所為如何
也而歲月久寢趨於廢以余所逮聞五經各有師弟子非其
經師不輒授人弟子亦不輒詣宅經師受業歲時會於學少
者拜長者長者平立過市必冠帶飲酒不踰三行一人有過
眾人切磋言之蓋遺俗然也而今亦少異矣劉侯公非先生
曾孫也以家學為縣識所先後又常常樂道吾土風之美去
有日待士如始至也以所藏春秋權衡意林說例傳鈔之學
歸負租訪閒田將以追舊學之蹟侯之望人厚人亦宜不自

薄余故誦舊聞表見吾邑學者本末如此以勸後人餘已見
前記者則不著淳熙十三年十月記

袁州分宜縣浮橋記

分宜浮橋為舟十有六袤四百大廣十袤之一前轉運判官
劉公經始副使直龍圖閣趙公成之凡捐錢不啻一百萬佐
州縣之費仍率三歲以五千錢當河渡之人入而幹辦公事
楊君潛能贊三公意主簿劉君孟容賦其役訖以不擾最後
知州事黃君勛知縣事鄭君友能至恨不在役中州率歲儲
錢二十萬以待修繕縣伐石記之相與圖是橋勿壞乃已橋
於邑便甚橋比地勢下為治所南高為上供倉邑東西兩山
善束水每時雨大至水輒冒邑北民騎屋危望岬南夷墟咫
尺不得往避南民欲朝夕販於市者亦不得往就也倉與縣
離立輒租者常病爭舟父老計之熟數以為請於是始集世

多言儒生論治但曰得人得人此何等軟熟語母亂吾聽由今觀之分宜於江西邑為小浮橋於分宜事益為小大史必得如數君子者小史必得如數君子者於是始集向使二部使者相先後不同出一意必且中輟幸不中輟而幕中贊不力邑中治其後無具即必不速就雖速就後之人愚莫已出壞勿壞聽自如何則亦難久余不足以知天下事嘗言以其小且易者度其大且難者當世君子誠同出一意如此贊其畫者昭其事者如此後之人以勿壞為己責又如此往往天下或可為矣余樂是橋之成且以劉鄧之請為記因著儒生之言固有不可廢者劉公名穎趙公名善俊

潭州重脩嶽麓書院記

自唐李至于五代用兵而教事闕聖人作四方次第平以俎豆勝干戈而天下靡然日趨於文蓋宋受命四年遂平荆湖

又十有一年尚書朱洞來守長沙作書院嶽麓山下朱在國史其行事不其較著足以考見上意所鄉為史者皆承休德知所先後如此豈不感哉而其風動抑何速也五六十載之間教化大洽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藝脩好靡幾於古當是時州縣猶未盡立學所謂十九教授未有顯者而四書院之名獨聞天下上方崇長策異之者甚至則其成就之効博矣熙寧初行三舍之法頗欲進士悉繇學校而御舉益重教官之選舉子家狀必自言嘗受業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自為說崇寧以後舍法加密雖里閭句讀童子之師不問白州學者皆有禁詔令誠甚美然由是文具勝而利祿之意多老師宿儒盡向之書院不知起何時以余所聞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闕不見傳記然諸儒以明經教於其鄉率從之者數十百人

輒以名其家齊魯燕趙之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議家各其盛
則今書院近之矣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為禮其門生
皆世守師說更相傳受不易業蓋至孝武帝時郡國始稍稍
有學校官由今觀漢晚出視其初儒者術業工楷優劣可知
也已方大中祥符間天子使使召見山長周氏式拜國子主
簿詔留講諸王宮式固謝不應詔辛還山拜習如初至賜對
衣鞍馬內府書而宋有戚氏吳有胡氏皆有孫石二氏各以
道德為人師不苟合於世著名余以是益嘆國初士風之厚
本之師道尊而書院為不可廢乾道元年故師樞密劉公珙
免復門寶之舊已浸費治今直徽猷閣浦公時亟踐脩之其
得官桂陽於長沙為屬邑姑詣大府請事時公至鎮遙數月
矣與九郡守要束咸以寬簡闔閭晏然民吏意得曾無九日
可以再三於有司者因得陪別駕後至書院謁諸先生祠

下會備事且朝諸生穆然而志專徘徊樂之不忍去也既去
州教授蕪山長顧杞堂長吳獵以訖役屬為之記某嘗獲誦
侍講張先生所為記及於治心脩身之要湖湘之俊亦既知
所指歸近歲以其論述由大學禮部奏名及對大廷連為天
下第一他未試可畧睹矣雖欲有言無以出講聞之外者而
公於今卿木夫為先進年益高聞望益尊重人人能道之又
何待余言者故但次書院所從廢興之故繫以歲月而強附
名焉是歲淳熙十有五年

雲童閣記

巨恭惟 壽皇聖帝在御二十八年寓內之士可謂遭時矣
臣為布衣識僧嗣清於行在既之西湖淨慈寺清尚年少土
形木質窮晝夜或累日不飯蔬飲水一破衲凡數十寒暑其
徒類訕笑之士大夫猶未甚有識者然時時聞被旨入禁中

莫知上訪何事清所對者何語臣每感焉隆興軋道之間方
講備內外之政惟日不足有以作士氣寬民力足兵長財之
說進則朝上而夕召見或不淹時至達官貴人而空談不適
用但習紙上語云云者往往不錄蓋舉選人必考課勞蹟果
如何進士必習了失於殿庭試中與否而群臣方病不知當
世之務趨於實學於是時上安取於嗣清而嘉興之如此後
二十年為紹熙之元 壽皇禪大寶 全上適再歲燕居殊
官澹然遺事物之累然儉嗇甚王食日不費萬錢而嗣清則
亦去江浙南游湖湘之間矣臣乃愕然窺見聖意鄉者九以
傳求寓內之士除訪幽隱廢幾有豪傑者不但為佛法也雖
然佛法樂隆清於是時能以苦學動萬乘世傾向之豈不盛
哉其南來也無一物自隨當暑行數千里未嘗宿人家獨所
受上賜四句贊詩銜袖不懈始至寄藏臣所為之震疊已而

師臣趙善俊請任南嶽之福巖明年臣行郡過山間既拜稽
首瞻想宸翰且嘆曰雲漢之章足以鎮茲山矣顧未有尊閣之所
其徒遂相與作雲章閣庶焉而求記於臣維嶽之尊維宸翰之光
相與為無極也抑臣何幸附名碑陰死且不朽又拜稽首書之

温州濠補學田記

郡校官有賜田自慶曆四年始於是宋興且百年上所以加
惠學校之道備矣宗寧學制行郡各置博士弟子員費廣不
繼用事者文飾過當至苛斂以贍之中間多故輒一切弛去
往往所在九校官之人不足以待學士之版直煥章閣司諫
謝侯來守永嘉下車纔數月修墜緒平滯訟人用义和乃以
其暇訪求里中士實致之學又得公田民私以為利而不應
令者歸于學有司闔郡驚嘆方為吏者急他務不暇有學政
侯顧獨加之意耶相與請於博士李君求余文記之余固樂

道乎此者也蓋宋興士大夫之學三變起建隆至天聖
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
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耻無以自見
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
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廢幾於三代何其
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者皆
萃於東南吾相次第然殆有天意而浸穰培塿斯已勤矣雖
後生晚進失其師傳自為異同不務相扶持然要其消長皆
關於興衰之數非細故也而議者但患官冗而舉子多厭薄
而銷沮之之說滋甚吾州生長旁郡最有聞則亦每在數中
侯於今加意焉政何足以言之是九余所樂道者也而况李君
之請乎侯名某邵武人李君某廬陵人田君子敏著之碑陰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序

奉 詔擬進 御製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



臣聞乾坤之文不着無以見太極而太極非有待於文也虞
夏之書不作無以見堯舜而堯舜非有勳於書也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以妙道治身參之三才而無間以篤行事親
質之六藝而無缺以深仁厚澤幸斯世極之根莖鱗羽而無
不被宜配雅頌宜襲春秋而臨御二十八年之間允施允設
歸羨高廟金石之列無傳名山大川之歲未暗也夙以神器
授于微身盡遺有迹之累而退托無名之境方將游乎其歲
用冲乎其忘言尚友太極法堯而蹈舜夫則聖政之書何容
心哉然而寶章玉冊希濶之典儲於三宮廟謨宸斷溫厚之

辭施於百辟而詠歌休戚慕焉功德之人又徧天下至於
中原之故老蠻貊之君長懷好音歸大號者家有其說國有
盟載也豈惟史臣持夫人能記之豈惟今日將後世亦能記
之則鋪陳彙次以作一經蓋有孺子弗能抑聖父弗得解者
焉矧惟菲薄庸吏重寄衣衾懼何以嗣朕對天之休亦越
成書是訓是式率舊因餘庶幾底又是用申命大臣總領眾
作起初潛至于內禘撥其最亢得六百四十一條為五十卷
一言一動皆足以經天緯地垂裕無極猗歎盛哉昔者文王
演易周公繫辭父作子述臣 恭焉於是親序此書之意以
附篇首上之慈庭副在禁中紹熙三年十二月二日嗣皇帝
臣謹序

進周禮說序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

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虔心積慮蓋庶幾無夏商之
祚訖于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
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
外猶以為莖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
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
天命之難謀非說畏不能有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
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
人剽則人君臣相救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于旬時至于再
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成役之際徒一觴豆
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
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即詠歌嗟嘆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

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為之也畏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
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
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
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違官分職闕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
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頓采周禮亦
無過與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蓋廢恭惟本朝純用
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後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
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嚴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周舊而深
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
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剩負甚者汙吏有叙復重辟有奏裁論
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
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
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

斷後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為左社
老生宿儒護憤推訾以是為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
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官
試之効籍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
勢說各四篇而為之序如此

嘉鄉進讀藝祖通鑑節略序

本朝國書有日曆有實錄有正史有會要有勅令有御集又
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
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自李燾作續
通鑑起建隆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書萃見於此可謂
備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為成書難以觀覽今略依漢
司馬遷年表大事記溫公馬光稽古錄與熹舉要撮取其
要繫以年月其上譜將相大臣除罷而記其政事因革於下

方夫學之為王者事非若書生務多而求博雜章句言語皆
不恐捨也誠能考大臣之除穢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
際考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其後治亂
成敗効出於此斯足以成孝敬廣聰明矣故今所節略通鑑
如羣臣奏疏與其他言行與一時詰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
關於當年治道之大端即不抄錄或見於它書實係治體不
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即據其書添入至於通鑑登載萬一有
小小違誤亦略附着其說於下若夫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
人傳之萬世尤當循守者必為之論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
有異於省察也

分韻送王德備詩序

右松風軒分韻送行詩十有四家趙容字叔靜翁珽字處度
魏謙光字益之王自中字道父徐誼字子宜項允中字子謙

陳直中字順剛潘雷煥字省之徐宏字編之蔡幼學字行之
潘蓮字材叔潘備字尚之張東野字孟章鄭志仁字能之子
宜省之行之皆與德備為同年進士諸人或與久故或相識
或不相識也能之與叔父伯英字去華則以故龍圖先生嘗
客德備於宣城去華方哀麻故不與分韻事林淵叔懿仲沈
季豐儉夫後至別自為詩予出韻亦不在分中吾鄉風俗教
客而敦師友每一重客至某人主之鄰里鄉黨知客者必至
不知客知某人者亦至往往具觴豆登覽山水為樂間相和
唱為詩致慇懃或切磋言之於其別又以詩各道所由離合
權側之意真無相忘蓋其俗然又矣而未有感於此會者豈
不以其人哉嗟夫吾見為此詩者多矣去十數年復閱而聞
故焉則名字泯沒不知今安在者幸不泯沒則流落困窮
希得復合不泯沒不窮困時得復合而以勢利變故交不終

者有之幸皆不至此然而道不行功業不著家人婦子抱其
遺牘私相以為好而天下無考焉是皆可嘆也已余既賦詩
又序諸君詩苟吾德脩與九在此者深知其可嘆如此則余
尚可曰以不朽云

夏休井田譜序

謂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
其傳也周禮說甚衆獨鄭氏學至今行於世鄭經生志以為
之傳焉耳於其說不合即出已見附會穿鑿其舉而措之斯
世可不可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刻欲以其
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興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
禮然性性抵牾至本朝熙寧間荆公王安石又本之為青苗
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為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語竟
下其法爭不勝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

得其傳也以是二者至非周禮此與困噓廢食者何異讀夏
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甚然蓋祖王制
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為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
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
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為廬舍蓋人二畝半
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
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
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
成鄙故謂之間田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
間民鄉遂亦官皆小者無大者它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
具其負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
餘至繼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
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

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為懽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攷則天下亦幾於理矣夏氏書成紹興間膏上之朝已而流落久不顯吾友樓大防訪求得之於治水嘉之明年刊之郡齋大防博推好古而知今吾所謂取其通者去其泥不通者蓋其人歟則不但此一書而已也

丁端叔南征集序

端叔為中都官余以太學諸生識之別二十年余承乏桂陽而端叔適守郴端叔誠少余三四歲然其官達久矣之官達同時由浙東西入湖嶺各行數千里至之日皆以歲除是歲苦寒多雨雪每齊次舍顧見妻子慄慄無人色輒為之頻蹙無聊而端叔又將母起居飲食一不得如仕浙中時及讀南

征集余浩然嘆曰異哉端叔之過人也先是治安豐以景聞直秘閣尋徙知盱眙盱眙今要地非有氣力者不能得端叔以選得之何其盛哉而竟徙柳亦左次矣余蓋晚得官自丞三山起家為桂陽視同年進士最幸先達以余幸甚而之官時會天苦寒嘗感然於妻子意所不釋往往欲為詩輒語不住止而端叔官達早左次如此且將毋適數千里外乃所過山川仙隱之居皆為賦詩詩和平無咎言讀其詩知其奉母夫人甚樂也至於忠憤悲壯亦皆有為而不自其已出余不能知端叔蘊抱與當世公卿大人短長高下如何以其遠過余以是為過人也端叔豈但是過余哉桂陽蓋柳一舊縣每事稽柳而後行大抵柳令達四境余方治文書模擬其後而 又終不自滿余數數為賓客僚友言端叔才可任大官世未有知之者余知之顧言語不能動人雖然著之篇端以

私相為好是則不得辭也

徐得之左氏國紀序

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為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其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三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踈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已有可歲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為一書若所謂帝繫書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為書至編年則必叙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歟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

合事言

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者年月下苟不可

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

經詎則別為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

為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為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

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

二子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為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

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為

侯詩人羨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

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為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

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

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

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閱左氏史與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贊而

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張園送客分韻詩序

右張園送客分韻詩為常信二史君作也士立朝則相推先
去國即相懷不忍別此豈真私為好哉而關於當世之故夫
蓋聞吉甫有大功於商征其未歸飲御之詩自謂及此者張
仲孝友在焉爾逮其季至來蕭葛一日去君側凜然有三歲
之懼周之盛衰余以是觀之石侯叔訪黃侯商伯同時丞太
府皆以欲便私請於朝二三大臣輒留其章不上絲侍從下
暨館學之士苟見諸公亦輒止之曰奈何使兩賢去也而侯
請益力蓋父之諸公信以為靡他於是始言上上重其去為
擇輔郡纔需旬歲之次而叔訪得信州商伯得常州然合朝
方憮然不滿飲錢猶日相與咨嗟歎息也最後同院若同僚
若同年家又十人餞之張園兩侯之賢天下識之今其去徒

以欲便私無毫髮意不自得且旬歲間為善輔郡行矣還闕
可朝發夕至也視前時去者甚寵而同朝猶不忍別如此嗟
乎立今之朝不謂之遭時耶十人者會稽黃文叔清江彭子
壽章茂獻永嘉薛象先蔡行之蜀范文叔臨川曾無逸章貢
李和卿東萊呂子約與余也會張功父致地主之意亦分一
韻余不獲在分中故為之序

義役規約序

古者鄉田同井出入相交守望相助非其俗然也周官之法
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以役國事蓋自五家為比家一人至百
人為率是四閭也其必以八閭為聯者役者半休者半也役
者給公事休者相與治其家事而又有羨卒有閒民以借助
焉故其民相親睦而不病於役今天下上無橫斂下無繁征
而民極困於保正長則以保甲催科之故也民不能堪雖叔

伯兄弟相訟以避役久矣叔伯兄弟相訟以避役非其願相
離也勢使然也雖勢使然而非其願相讐之心不泯於是義
役與焉義役非古也而有古人之意何也古者官以義帥民
使之相親睦今也民以義奉官而私相親睦其政則殊其俗
不可謂不美也假如自一縣一州轉而推行之至於天下盡
然則其俗益美假如上之人有變通養兵之道而顧役錢可
還以予民則其政尤美故夫義役者未必非復古之漸也九
古之美事其初類自人心起耳吾都不過四五望族九慶弔
問報之事大抵相好而又家務為學人務省事其俗甚厚獨
時以役訟失權一旦會集割租以行仁義各以力厚薄無勉
強不得已之色余故序其規式備道其善以勸其有終焉

謝李澤正事韻類序

始余見李澤於外舅張氏與諸文人行論事不下氣於州縣

吏長短時事當否輒誦言之無歉則謂李澤但悻直耳久之
見其姻族急難不得李澤議不決議決矣而用不足則或取
具於李澤又久之州閭至委巷每事不可無李澤藉其力者
為多也李澤雖不愛其力至意小不合即以語侵人或強隨
和人意亦戲笑皆含譏誚初不以吾有力自喜見臺髮德色
而人亦諒其靡他亦以為怨余然後益知李澤孔子耻巧言
令色足恭思魯狂士而惡鄉原蓋自周季士大夫貌勝而質
衰氣卑而辨盛孔子亦既有感於此矣居今之世得見如斯
人者吾固有取也嗚呼今亡矣此書李澤所著其家學長於
詩禮頗欲有所論次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旁訓故
學者易入焉李澤游學校登進士第調台州司戶高郵軍教
授以勞績薦改秩知福州寧德縣未滿歲卒官不足行其志
位不稱其才也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

序韻摠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
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
如二公云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謝懷英老子實錄序

懷英嘗為舉子知推尊孔氏矣已而脫儒冠去為道士以其
推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為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九老子
名迹變化及其遺事言散見於百家摭拾詮次無遺謂之實
錄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家者儒者筮仕即不
得專志於書雖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崎嶇及世次年月也或
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經而不得騁故吾夫
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夫人推尊之願未有如懷英此書
者向使懷英幸卒舊業不去為道士則此書將為孔氏作其
有功何如哉雖然昔太史公嘗作孔子世家蓋有志於此矣

說者反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且必與戰國若漢封
君較久長者則世家似不宜作孔氏之子孫輯所逮聞作家
語孔叢子二三書儒者亦弗甚稱道至續羊枯矢稍欲以夸
大聖人又或以語神怪不取也然則使懷英幸卒舊學不去
為道士將為書尊孔氏則庶以六經斷百氏必不得騁其博
如此余是以嘆息於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於孔子也夫
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故因以為序云懷英姓謝氏
名守灝永嘉人余同舍生也

送蕃叟弟趨江西撫幹分韻詩引

蕃叟入江西幕同錢者十人林宗揚自牧沈仲一徐一之朱
穀叔及之黃敬之余兄莘叟分韻賦詩某亦在分中又為之
引宗湛弟侍國風十五篇為別作者居太半道其所歷山川
辛苦之狀僕馬之病而止於禮義古刪詩取焉騷人多怨諱

自騷以降無譏焉爾若夫大雅之贈別則異於是吉甫作頌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所謂治世之音也十人
者之詩雖工拙不必論要皆歸於和平而無恨余是以占吾
弟之將有所遭而并樂吾黨之能易其心而後語也是為序

孫子發微序代陳順剛作

自六經之道散而諸子作蓋各有所長而知兵未有過孫子
者春秋之季天下將趨於戰國矣故武之書多權謀儒者輒
擯弗道間有好其書者又往往為之章句訓解夫兵事尚變
而欲以訓詁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乙酉不干有司之試
端居深念今復歲矣蓋所觀六經孔孟二氏之遺書由漢以
來諸儒發明之者略備余未能有所增益間讀十三篇尚多
餘意因以所聞於先君子與渡江諸將議論兵間事與已見
推武之說附次其下嗟乎方天子明聖養晦于外而虜酋盜

中原者五六十載矣士大夫懷安顧恥言兵然則余是書亦
有為為之也

